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65

T 3193/0.82 7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一

藝文 記十

明

豐城縣新埽記

楊廉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兵之術正以為之隄奇以為之埽而後可以盡治水之術周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鄭氏謂淫乃水淤泥土助之為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乎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然諸隄以縣治之隄為要縣治之隄以埽為要是埽也橫波突出成功最難隄之有埽自宋淳熙間辛帥棄疾始繼此而能留意者惟端平間邑人徐侍郎鹿卿至國朝洪武間何丞昭善載諸縣志可考也自餘皆忽不知務波濤齧及

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則退而示弱而隄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奇終亦折北潰散而已郡守祝侯瀚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民疾苦顧縣之隄岌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隄此宜埽父老曰彼固隄彼固埽侯曰斯言太泥耳今之水勢使辛帥復生亦必別有所處矣父老曰然侯爲之經畫纖悉達之鎮巡藩臬咸從其議遂檄節推揚君譽蒞其事君旦暮躬眎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數月而埽成於是邑父老以書來屬爲記以垂永久廉謂隄吾縣治而知埽之爲急者能幾人哉天順間尚令禔欲於上流安沙導水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覩其成成化間黃簿璲竭力以塞石橋之決築隄長五十丈近年劉令璲因其傾圯又從而改築其長倍之是一令一簿爲有功茲事最鉅者而所就僅若此今侯去辛帥三百餘年而見與之合且不局

局於昔人之陳迹其功之卓當與辛帥並矣埽二其一在水口是爲石埽其一在敖家塢是爲土埽營度於弘治己未之夏訖工於庚申之冬廉聞祝侯欲更埽於普庵堂之下屬歲歉財力殫屈不可爲比捐堂食之錢以爲費則章貢發而後時矣期於今歲辛酉水昏正而成之不毫髮及帑藏侯剖決如流率五鼓起視事至漏下二十刻方退寢其勤且敏前此未之見是役也縣令何君洽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白鹿洞五賢祠記

南康府白鹿洞書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則濂溪周子考亭朱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子嘗爲守於此朱子旣嘗爲守而重建書院於此勉齋以下皆嘗講學於此者也蓋非有關於書院則不泛及匪諸儒則固不

混施也於乎儒之道大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斯其儒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勉齋
 以下諸儒也書院之教其來尚矣所以講明而切磨者儒之
 道而已三綱五常吾身之所繫也四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也
 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辨駁也羣居終
 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如行者之必期於赴家
 旦望瞻仰必以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洞賦所
 謂誠明其兩盡敬義其偕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直卿諸
 儒之著述旁搜而博考焉於以反覆而精思之於以勇往而
 力行之其不至於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報抑
 豈不足以為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諸儒則前提學蘓
 公伯誠加祠額以崇祀而顏體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
 二公之於書院極有意於興之邵公謂諸生之來遊者曰非
 罷科舉進取之念無輒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
 以為來者告

修復瑞州城池記

沈煉

瑞本古筠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界為
 兩厓漢晉舊有城池世遠圯塞迄今千餘歲守臣漫不加意
 豈以為非急務耶抑亦有待而然耶正德間羣不逞之徒嘯
 聚華林予行部至瑞懼其無險可恃迺詢諸故老僉謂遺蹟
 俱在閱視之果然顧時絀而未及辛未華林兩寇府治其再
 寇也郡守鄜君璠適以是載履任乃率僚佐督兵拒勦俘斬
 百餘人賊遂遁去應城陳公總制戎務檄有司繕理城池君
 閱故牘且聞予欲修復之乃言曰築城鑿池固今日急務顧

所費不貲恐難卒辦若撮土築之因以濬池之塞者費省而功易成請以身任其事執事但攷其成而已予曰允若茲吾事畢矣尚其勗諸君絜高卑度廣狹計丈尺商工程議備直具楨幹備畚鍤召民趨事登登薨薨百堵皆作於是架以木扉覆以陶瓦塗以白堊既高且固城成而池亦以濬南北兩厓凡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奇周建樓櫓以備遠望北厓三門曰迎恩曰拱辰曰鍾秀南厓三門曰高明曰朝陽曰靖安唯高明一門仍舊餘皆新建也通衢委巷咸設門屏謹其扃啟又於鳳山之巔構堂曰碧落宋文山守筠時所作始復其舊焉山之北建一樓曰明遠置鐘簾為晨昏之警登臨延覽遠近諸山四面環列而郡治中亭臺樓閣烟雲竹樹具在目前皆奇觀也辛未八月舉事壬申夏四月告成形勢險固規模整嚴夫當千餘年隳廢之餘君克舉其墜典籌量經畫公私弗匱民無告勞而厥功丕叙君之猷為賢於人遠矣繼自今墁以磚石益以石梁俾兩厓聯屬為一而金湯之固可歷世永賴也鄺君興學邵農勸善除惡已具他石茲不復贅云

旌忠祠記

謝遷

旌忠祠者有司奉上命以祀死忠之臣也正德己卯夏六月十有四日寧藩逆賊宸濠反假宴會集撫按藩臬暨諸司於庭環列兵刃首呼巡撫都御史餘姚孫公燧詐稱密旨令起兵脅使從逆公正色抗詞折之請見密旨濠語塞公復矢以天無二日臣無二君之義次問按察副使固始許公達亦毅然曰惟有赤心耳豈從反乎濠怒令兵校曳出惠民門戕之二公罵不絕口延頸受刃時方盛陽日慘然無光忽有黑雲

蔽其屍竟日父老奔赴飲泣為殮於僧舍朝夕哀之濠見黑雲之異亦驚怖遣人為市棺而棺已具諸民矣蓋逆賊之蓄異謀為日已久孫公窺見其萌凡所以預為之防者靡不用其至濠務峻剥下以結權倖民不聊生公志在恤民每裁抑之勅拂其意許公亦同志濠故知其必不可屈也首肆毒且用以威衆民亦以是哀感之深也既而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公守仁起義兵討賊濠敗遂伏誅恭遇皇上嗣承大統詔禮官議褒卹而巡按御史唐龍復疏請廟祀二公奉賜祭葬有加各錄蔭其子且命立祠饗祀南昌城中舊有土神廟一區父老撤去土神位奉二公祀之號曰全大節祠以時謁禱及奉朝命有司遂修祀事於茲而淺隘弗稱巡撫都御史陳公琳嘗檄布政使陳策蔣署按察使曾大有謀改作事未就緒各遷代以去都御史盛公應期繼至巡撫素重風教慨茲祀典宜隆乃檄布政使王蓋嚴紘叅政徐讚林庭棉馮馴叅議陸溥陳墀暨吾弟迪偕按察使丁沂副使周廣諮度之僉謂貢院舊址面俯東湖明爽宏邃足以妥英靈而起瞻仰以復於盛公可其議乃委南昌府同知劉守愚率縣丞彭齡董其役經始於嘉靖癸未秋九月迄甲申春二月而落成矣先是正德壬申瑞州華林寇猖獗按察副使安陸周公憲督兵追勦身先士卒父子俱殞於賊事聞已蒙贈憲按察使謚節愍而未與祀典盛公疏請於朝下禮官議合以死勤事之義特允配享旌忠祠綸音遠降適新祠考成乃奉孫許二公並位南向而以周公配享于左於時布政使陳洪謨始至率僚屬祇薦歲事廟貌崇嚴山川改觀忠魂義槩儼若著存式慰邦

人瞻仰之情祠五間前為饗堂又前為中門為外門各殺其二廂廡庖福及諸供祀之所以間計者凡二十繚以周垣深以丈計者四十有八廣以丈計者二十有七既完既固瞰湖豎綽楔石為之扁曰旌忠遵聖訓也凡木石工役之費皆出自官帑於民無秋毫之擾經畫調度纖悉畢舉皆盛公所指授也於是盛公暨布政陳公遣使致書屬余紀其成吾弟亦以書來促此固區區之所欽羨而樂道者何敢以衰老辭

重修九劇陂記

符 遠

自阡陌開井地廢先王疆理之法溝洫川澮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而農之水利敝矣陂塘者所以拯其弊而興其利也是故良有司重之南豐九陂在太平鄉三十六都劇河之下唐開元中縣令游侯創也陂凡九修而成故以九名近代又謂

官陂者凡各鄉都有陂皆土人修之而此陂乃藉官府之力故又以官名蓋其發源最遠且非一處合衆流滄滄汙蕩至于劇河水中怪石漫列錯置號怒之聲湍急之勢髣髴吕梁其當洪處奔駛尤甚筏夫舫子束載稻物浮中而下魂褫膽落必手眼俱到拄篙不爽否則筏舫瓦裂况長保有所載之物乎更二里許即陂所兩涯相距凡三十丈無惑乎其難成也當游侯初創時陂水順決於夏坊至彭坊又逆決於楊家車至羅家圳入圩灌田數千畝其成雖難而其利則溥矣游侯創此良有司哉嗣後傾圯日久田數苦旱國朝弘治間一嘗修之而未就緒嘉靖乙酉春三月祝侯曰水利重事也豈可坐視其廢而不舉議者咸慮工鉅難成侯笑曰焉有可成於昔而不可成於今邪即稽所費若干金所灌若干田隨田

多寡而出費酌事宜立規制委老人李琬募匠伐石百手並
作每石長八尺廣視長四之一厚視廣半之縱排而衡聯自
東至西排至九十片自下至上壘一十層縱用雙料袤一丈
六尺顛視武漸殺用石凡十有八百務為堅久秋八月厥功
告成由是陂水悉循故道而曩時苦旱之田復為沃壤矣侯
又良有司哉土人苦旱於數百年之餘而一旦享茲博利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來告曰願有記竊惟事之創始固難成終
亦不易是陂也游侯創於前祝侯修於後昔人謂前有召父
後有杜母二侯其吾民之召杜乎雖然一陂之善一政之良
也吾聞游侯多技能其為良有司也不止創陂故民至今誦
之學宮至今祀之今祝侯才傑識敏德政在人亦不止於修
陂異日吾民有不誦之乎學宮有不祀之乎游侯名茂洪字

簡之崇仁人祝侯名繼皋字師謨海寧人併記之俾鐫諸石
庶後人知是陂之所以創所以成也

建永豐縣城記

呂懷

嘉靖辛酉夏兩廣閩浙盜起延蔓東南劫庫藏縱囚獄士民
橫罹鋒刃巡撫都御史柏泉胡公乃審山川阨塞舊無城池
可守之邑疏請而盡城之所屬江右十有三郡凡為城者十
九按永豐隸信去城五十里由僊霞而東當浙西戶由盤亭
而南為閩之北門萬山聳簇原如長蛇嶺如天塹有一夫當
關萬夫不拔之險故其地雖當兩省之衝達官貴人不由舟
車兵旅不入信東南谿山一絕境也我朝正統閩寇葉宗留
鄧茂七寇銅塘成化間處泉諸曠賊寇平洋而東南二間道
始開時賴都御史韓公雍閔公珪前後奉命蕩平設三省要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藝文
害七堡關隘士民安堵嘉靖戊申以來倭寇煽亂海濱移禍
漸烈漳泉興邵諸寇結納倭奴閩浙張璉林朝儀諸逆寇起
廣東禍延江右自湖東三郡以至汀郡嘯聚千里率為盜區
是年七月廣東袁三叛寇玉山豐玉俱未有城賊因謀乘機
寇豐豐令盧天祐以縣丞許沐統兵次鹿苑主簿陳璉次將
軍嶺而士民奮臂赴敵者日衆尋以援兵不至士民解體賊
投隙而進執主簿乘勝度嶺擣南關入縣又旬日結砦杉溪
分黨與蒐獮山澤鄉廬煨燼士民死者無數時軍門張公按
信以巡檢徐松領鄉兵至戰東懽鄭家坊巡檢張錄死之賊
取霞坊由古良入上瀘渡汾水入閩夫三關者東南閩浙之
咽喉也方今東南之勢如病瘴舍其咽喉不治而曰吾以安
恬養生豈其道哉識者謂胡公城豐與春秋之城虎牢其義

一也初公城豐檄下令尹斯君正集民庭下宣諭公德意豐
民父老無弗歡噀感泣願為效死就功令尹乃筮日慮事授
徒役布財用具餼糧伐磚石以是年八月經始明年八月竣
事城周圍九百四十七丈趾廣一丈八尺高一丈六尺加雉
堞六尺為門四別為小門二城內周圍為馬道外鑿濠池長
與城等約費銀一萬八千餘兩先是公閱民受害疏蠲夏秋
租稅二年至是豐民相語曰公築城設險以為民也而輸所
蠲之半以襄大事誰曰不可乃準戶籍丁糧多寡為城數丈
尺各輸銀有差益以院司給發邑帑貯貯而大工之成裕如
矣大都豐民居深山巨谷無種種逐末生計惟是務農力穡
故其性多樸野好義往者建置草昧未定寇至王公時拱奮
兵跨險以追逐於外令尹撫劍長誓布版堞木柵與城中士

民守之效死弗去賊乃亟遁然則繼今以往內有城郭溝池之固外嚴山林川澤之阻修其什伍備其器械絕覬覦之私消狂悖之氣此其為東南山海關轄莫大焉安攘之功獨豐民百年之利已哉胡公滌陽人名松字汝茂號柏泉以平寇功成特恩簡召晉陟兵部侍郎云

鉛城義塚記

費 案

義塚者何所以聽窮人之死而無歸者之葬於此也予鉛舊有漏澤園在東關歲久湮滅莫可跡矣嘉靖癸未前令朱君雲溪乃創義塚於北關之鮑家山戊戌冬予以入覲取道過塚見其地白骨纍纍散滿林谷問之曰此葬地已盡焚之火而有是遺骸也為之惻然思售地以擴之歸而謀諸子懋學懋學應聲曰大人舊有山壤七十二畝在城南名小市里者

最便遂聞之新令朱侯松岡侯曰此某之所欲圖而不可得者即聞之郡守南濱趙公慨然檄邑舉行明年春侯擇義士程浩周潮劉瑄正經界定方向計徒庸園土以繚之溝樹以封之立石以表之綽楔以門之男塚自左而右女塚自右而左周一列而復窀俾土不壙也各立標紀墓俾後不忘也復下令曰凡居民之貧而死者葬於斯行旅之死而莫歸者葬於斯餘弗得與俾有節制也已乃大書其坊曰鉛城義塚廷使徵予識之予曰葬者藏也上古以薪有虞氏以瓦夏以塋商周人以木未有死而不歸之土者也火葬之俗始於釋氏燔人肌膚銷人形皆雖炮烙春剉之慘莫是過矣人生而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飢則食寒則衣病則藥患難則相扶周防惟恐毀傷寧忍其死而若是慘乎是故聖王之治天

下莫不以養生送死為重務我聖祖開基之初已禁民火葬
今上皇帝踐祚之六年又詔天下所司稽復漏澤園故基皆
不忍人之政也為之下者忍不加之意耶今觀侯之是舉可
以追古禮之厚可以革餘習之偷可以嗣前修之美可以遵
王章恤下之仁可以全予桑梓之念一事而五善備焉欲不
識可乎侯名選字士英蓋醇厚慎約君子人也是為記

整飭兵備兼分巡嶺北道題名記

董天錫

國家稽古建官各守其職而不得相侵常制也常制之外復
審世勢權宜則許兼職以便行事若今之兵備得兼分巡是
已兵非邊境要害不設備近以腹內弗靖亦設焉時使然也
西江一省分五道其隸嶺北者惟南贛二府接壤閩廣椰桂
多荒山長谷窮民嘯聚為盜時或有之某司每歲巡歷糾察

姦弊斷理刑獄而未有兵權倉卒遇患難於調度成化丁未
廷議設專官禁禦而督以都憲大臣上俞其請四境賴以無
虞而分巡則仍歲履憲使弘治壬子始以兵備兼分巡事歸
一而勢易行上下相安蓋無遺法顧兵憲交代不常而公署
未有題名誠為缺典嘉靖己亥春文峯俞公以憲副莅贛乃
請於前中丞玉泉王公今中丞訥庵吳公搜集前任名氏自
李公轍始至公凡二十人列名樹碑於廳事之左使前有傳
而後可續公之用心厚矣哉君子負經濟之才而見用於世
必廉慎公勤始克有濟然善取諸人疚省諸內又修治之所
當知者前此諸公之政豈無盡善在所當法者乎亦豈無未
善在所當戒者乎一覽之餘而取舍兩得是碑之立似亦有
益於公而非徒為文具矣公舉正德己丑進士兩任有司三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轉風憲皆綽著聲稱屢膺薦剡所謂廉慎公勤皆其素有施之於政無往不宜名位所就豈止於此而已哉庸記以俟

江西改建行都察院記

羅欽順

嘉靖十七年十有二月甲寅望江西改建行都察院成惟時右副都御史浦南胡公實奉璽書撫臨茲地文武僚屬遂以是日奉迎榮戟奠厥攸居百度一新輿情咸悅於是左布政使夏君邦謨按察使尹君嗣忠都指揮僉事張君與諸同官合謀宜有紀述以垂久遠乃以書來告曰江西會城舊有行都察院三所其一乃正統間所建後為鎮守太監府其一成化間所建遭逆濠之亂而廢其一乃正德末年所建今為巡按御史察院嘉靖初嘗罷撫臣不遣既而復置則前政所居御史奉有成命矣時鎮守已革因即其府為行院居之爰及

今年而鎮守亦復邦謨等初聞報見公亟請所處公曰府為鎮守舊物所宜反察院嘗經奏請不可更昔人之所廢者其必有見無庸復外此將無善地乎僉曰提學之署高平而顯敞且當藩臬之中將圖改建地無善於此者署北尚多隙地移其署而置之稍北亦罔弗宜公曰善興事以七月十一日為屋凡百餘間左堂右寢堂以聽政前後皆五間中為明堂其前為儀門亦五間又前為大門間殺其二列卒之廡間十六居吏之舍間十三栖卷之舍間七皆附於堂寢以宴息前後亦皆五間中為甬榭庖湔庫廢合十五間皆附於寢其前作亭一區以待賓客大門之內有土神之祠外臨通衢表以綽楔中左右各一三司之暫憩有館凡諸屬吏來俟進止者皆有所庇之廬體勢崇嚴品式具備所用木石瓴甍葦鐵竹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二
葦丹漆之類費金凡二千五百有奇人夫匠作為力凡二萬
一千有奇金取諸贖刑之餘力均之里役與卒之羨者公明
無遺照指授規畫動適幾宜故歷日僅百五十有奇遂克臻
於完美役鉅而費省功倍而民不勞此則今茲剏造之大凡
也願得一言以鐫諸石庶永永有徵先生宜勿拒欽頌不敏
竊觀公之是舉有三善焉其待物也公其決幾也果其用財
也節蓋凡彌綸庶務鮮不由此是宜風紀振肅小大歸心嘉
績之成如種斯獲其於聖主倚任之重諒無負哉諸君子謀
義克諧贊襄有恪皆所以為一方久遠之計協恭之美又於
是乎在皆所宜書公名岳字仲申華亭人浦南其別號也

重修贛州府城記

凡郡邑所治必有城焉所以盛受民物也民居於是乎奠圖
籍於是乎藏錢穀甲兵於是乎儲衣冠文物於是乎萃關於
政體重矣故設險守國聖經明以為訓况乎利害所繫有不
止於一郡一邑者其於圖維經久容可不加之意哉贛為郡
宅江西上游當五嶺要會其地與閩廣湖湘諸郡邑犬牙相
錯萬山盤結地既崑險故其民或不盡馴吏治稍惰輒乘間
弄兵所從來遠矣弘治八年朝廷特置都御史一員奉璽書
握兵符建行臺於贛以鎮撫之而茲郡遂為重鎮所賜履西
起湖之郴桂以接於南安南跨廣之雄韶惠潮東躡閩之汀
漳以傳於海凡為道五為府若州九為縣五十八自其三司
而下皆聽節制贛城周十有三里國初因前代之舊繕治一
祈百數十年來隨壞隨葺行臺既建則議者多病其高厚不
足非所以重根本也嘉靖癸巳瓊山唐公平侯實當是任爰

采羣議將增築之會移撫山東於是常熟陳公原習來代議以克合登城達觀具得其實蓋薄者十六七卑者十二三且探敵無串樓守望之舍率淺陋而稀闕經畫既定乃令羣工埤薄增卑務令齊一缺者補陋者闢無或不周屬副使邵煉暨知府顧可久董治之選文武吏士之才者通判陳琦程文等分理其緒公時臨視以獎其勤工興於是年季冬至甲午仲冬始畢所用磚堊木瓦諸物若干萬若干千皆市以平價人工計一萬數千率均之募兵費鹽稅白金七千有奇樓櫓飭備埤堞完新廉隅竣整內壯保釐之形勢外聳望走之觀瞻風動萬山之中庇及百城之遠其所盛受者既大而為利亦無窮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是役也於是詩其有合哉公蓋深於詩者節儉正直美儷羔羊勞來安集功光鴻雁地利人和於焉兩得之矣某吉產也距贛伊邇實同厥慶故樂記斯役之成俾鑄諸石庶幾來者念成功之不易相與嗣守之惟謹云

白鷺洲書院記

閩中何侯抑之守吾吉之明年百度一新尤加意學校恒念諸生散處躬勸弗克周乃作書院於城南聚九邑之士之敏於學者食而教之勞來殷勤亦以為散處者勸也間屬某為記欲因以申勸諸生既以耄荒辭而侯未肯遽釋及今擢總山東漕政復以書來申前請顧誠耄矣將何以為諸生告以副吾侯之盛心乎蓋嘗讀孟子書與聞知天事天之訓竊以聖門之學其大要殆不出此二言在聖人則不思不勉而裕如在學者則必仰思聖謨積勤不懈然後可得而至詩云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云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真知天者不能爲是言也詩云雖雖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非嘗從事於事天者其
形容文王之德必不能若是其精密也今之學者有能灼見
夫天明不離乎出入往來之頃常昭著於人事之近者乎有
能實用亦臨亦保之功一以文王爲法而不肯欺於幽暗者
乎若天自天我自我判然不相屬而蕩然一無所忌則凡所
謂講學者名而已矣吾未見虛名之尚而實德之有成也於
戲有志之士其可不思而又思勉而又勉以求造夫知天之
域而盡其夫之實乎得之心而裕於身舉而措之天下之
民則爲正大光明之業此聖門之實學也書院憑高而宅勝
巖城翼其左通衢亘其右贛江繞其前其隆然盤礴江中者

白鷺洲也宋江文忠公萬里爲守時始作書院其上僅三十
載輒壞於洪流其後再修再壞竟爲荒壤今之所卜蓋所謂
用降我凶德者其地舊爲府館及僧刹侯皆有以處之僚佐
贊其謀監司聽其議爲屋大小凡數百楹名雖仍舊而實則
新作也其制綽楔前起表以書院之名次爲聚秀樓下設關
鍵卽大門也次爲儀門門內有廊中爲崇政堂後爲適軒爲
雲章之閣閣與堂皆有夾室儀門外兩序各啟側門左達尊
德齋右達集義齋附齋兩旁是爲書室堂齋門閣以間計者
各三而深濶不等書室以間計者二百則廣狹如一儀門左
右及兩齋之後皆有憩廳閣後隙地則爲江文忠公祠爲道
心堂時兩亭皆因地勢而面南庖福稍近適軒左右分置基
周圍總若干丈其費凡若干金皆取諸公帑之餘罰鍰之入

經始於嘉靖甲寅仲夏踰年工乃告完士夫之得於達觀者罔不嘉悅嗟乎侯所望於諸生遠矣將來以其有本之學出為時用誠一志於天下而不為其身圖樹立偉然足以迓天休而慰民望其有光於吾侯之盛舉也可勝道哉凡育德於斯者皆所宜深念也若夫維持葺理恒如一日以與郡邑之學相為表裏俾人材日盛風化旁流後之君子未必不以為分內事無庸贅焉

贛府修復長沙營記

人之生也均稟陰陽之氣而或不能無偏其偏駁之尤甚者冥頑暴悍干紀亂常往往終其身而不變然仁人在上自不忍以其難化而遽絕之是故柔之以德震之以威曲為之防而豫為之制並生一念有不能一日忘者斯誠御世之宏規

長人之達道也眷茲南服若贛若惠若潮若汀漳諸郡衣冠文物與中州等惟是萬山蟠結谿峒深阻其風氣鬱而不暢故其所稟頗多頑悍之質然非必為惡也不幸時有一二桀黠者出乎其間誅之蠱之驅之脅之乃相與結黨橫行以逞其豺狼之毒蔽於利而忘其害其亦可哀也已成化間廟堂深惟至計特遣大臣建臺於贛以鎮撫之正德間復改授督軍之章兼任撫循之寄德綏威制前後一心其人之革面而歸仁者蓋已十之七八而餘風猶未殄也廣賊王五蔡子顯等頃復乘間而出剽會昌掠信豐以及於贛至敢敵殺官軍都御史義烏虞公適奉璽書入境申嚴號令擒斬幾盡其夙夜分公之憂以丕慰民望者飭兵副使薛君應登也公於是按盜所由知故長沙營之為要地遂屬薛君往經理之營

在會昌之南長河之口南通惠之龍川潮之程鄉饒平東達
汀之武平永定乃數邑之交衢而贛之門戶也宣德間始奉
朝命興築宿兵千人統以叅將後更為守備指揮隄防惟謹
歷歲滋久名存實亡乃仍其舊規甃以堅甃方百有六十丈
中建公館館後作樓與前鼓樓對峙左為營房右以居河口
巡檢司其戍兵分為三番每用指揮及千百戶各一員統之
歲終則代形勢既壯門戶益嚴非惟封內之民獲寧厥居而
四隣亦有攸賴矣曲防豫制其殆無遺策乎惟公寬厚而有
容閱達而善斷彌綸庶務率懷永圖固將易暴為良匪徒曰
制之而已薛君間以營事屬記竊喜贛人之受賜也故樂為
之書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
有二子瑛璫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
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
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三十有三乃乘
間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
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
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
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
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
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
袞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
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

可粹于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入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壺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況乃刑于之化流聖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國家著令婦

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懇倦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古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科第之奮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為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

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茲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學宮謂失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為已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為助侯大悅亟以書白於提學監司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庭解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於周垣通道治之皆徧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為完整化漶漫為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鵠等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為第一義蓋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與造化相為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

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列聖相承所以惇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說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為學往往脫略章句而注心元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為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

而顯擯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兼舉方與諭訓諸君相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有以踵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為可紀也諸君好尚思國家之所以教益自茲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廬山記

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峯數里至尋真觀觀廢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陲許並石澗入大壑其傍有石刻

至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並澗路石漸巉崿數里至澗之鎖口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湍激石鬪旁有罅人偃僕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也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至水簾泉水簾泉者俗所謂三疊泉也然路過洞愈險絕行經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畧見於王子充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峯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朱子嘗游此循嶺而南下至白鶴觀劉混成棲處觀背峰曰丹砂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

石肝爛而魏怪鱗處淵潭碧黛激則平泮橋旁有石亭亭旁
崖刻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至玉淵其澗噴湧來至此而
穴石懸注聲如迅雷亦天下之壯觀也過此則棲賢寺今廢
李白嘗寓此自棲賢寺西行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
天池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卧龍潭則在五乳峯下路仍
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
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磷磷起猶龍朱子常欲結庵潭
旁今崖壁有劉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出卧龍潭西行數里
至萬杉寺寺當慶雲峯又西至開先寺有瀑布龍潭有雙劍
鶴鳴香爐諸峯有讀書臺蕭統李煜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
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有紫
霄峯王羲之嘗寓此洗墨養鵝比自有池寺前里許有溫泉自

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為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有
吐酒石過此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有鹿子坂面陽山淵明宅
與葬處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
自德安縣西轉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峯前有侯溪
元歐陽元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
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繡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
又林木鮮伐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曳御製碑開云行一里
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蓋五逾亭乃至寺寺據廬山絕頂
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燬於火殿前有池
仰出而弗竭故稱天池云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屯
絮望岷峩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並細小難觀矣僧為
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峯乃東至白鹿昇仙臺高皇帝自

製周顛碑高古渾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崑再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寺觀塔東又至太平宮者卽御製碑物絕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峯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崗相思澗並五老峰行則至白鹿洞書院此廬山南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竒絕李白詩所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舖云

通濟橋記

羅玘

南昌江西會府也途之陸出於京師者由章江以濟登西岸行十里爲遞曰蛟橋西山諸溪巖谷之水會焉水之會溪故大以磯抵之互激齧射不可以舟宜有橋橋圯矣不知幾何

時獨其名存且以名遞名其遞橋固宜前有也其曰蛟者南昌澤國也相傳多蛟螭窟其下蛟所在岸乃善崩又何擇於橋橋圯有由夫亦無庸考其時之近且久也獨惜夫會府之孔道也王事之期程商旅負輓之不獲已者冬而朝涉焉龜瘞之不可忍也猶可也夏而滂馮焉死者十八九矣噫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夫以不可一日無之急而曠於不可考之久有志之士固宜有憤然者而卒未見有舉者何也豈真有所謂蛟螭者窟焉皆畏而莫之舉耶將世之因循者多視人之患漠然雖有一舉之者而且莫勝其百咻之者也今太守祝侯至三年政以次舉遂將破衆論爲之新建義官襄顯獨奮曰此民利也不可以勞吾守於是經始於今年秋七月壬子伐木于信伐石於鄱陽之山水船陸車以次畢集及其將事

有告者曰是宜以鐵投蛟之居蛟乃避乃瘞鐵於岸之底卧橋其上為空以行水者五高二丈廣殺高之六修視高五倍之上列石楹以憑臨盼者凡若干屋其東偏凡十楹守者室焉憩驂駐節於是乎在東西之道鐘隆實窪坦坦夷夷義井在右綽楔跨中無籍於官無斂於民以八月甲寅告成於侯侯至喜甚扁而名之曰通濟之橋志孔道也噫當不可考之久徂以莫之舉之習而能於五六旬之近成夫不可一日無之急且為人所宏達之觀而歷夫無窮之遠愜賢守欲有為而未及為之志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意者世善之裔自與閭左異歟或伯仲唱和之有助歟余與其仲鴻臚鳳來善鳳來孝友好義聞於人人無媿為宋司直君之後顯亦宜然故有是作鳳來以書西為記余因及之

搗石清隱記

搗石顏氏永新大宗以搗石清隱名其堂而走其子璽求記於予者隱君琦也搗石者相傳魯公刺吉時得異石於永新用以搗衣比名為御史石隨而亦以搗徹於禁中元宗取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公後四世孫永新令求石所出家焉而搗石之顏始此人以公故也率不敢蹈且藉豪奪吏不敢舞手以臨盜之過也不敢窺其門顏故得日以大而蔓延為北郭之宗君北郭之英也予未至其處謁君意永新當衡榔之麓山之虎蹲人立與泉之雪飛雷響奇獻媚於穹堂華屋間者四環而集搗衣石卧之地無見也然顏為魯人非茲石也永新烏有顏氏哉石非遭於公手則雖於此日發千砧盡和氏之璞也亦不過與歌姬舞女流轉於富貴之家

為玩具耳矧搗衣之麤厲者乎且使茲石也搗於公家有聲若是焉移而搗於禁中亦有聲若是焉則徒充上方一物而已了無著於公也公之子孫雖令永新會代而歸宜矣又從而家之其得稱智乎搗石今雖有顏氏正與編氓等君而以搗石名吾詬之矣惟其喑啞於萬乘而獨見聲於公石亦靈矣哉有若真能別白夫忠臣暗主幾微禍亂之萌與昔之言於晉者類也而特非妖耳然則茲石之祥於顏明也凡天下之類當知重之矧居永新者乎若君者可謂知所重而不忘世守矣非汨汨於山泉間隱者也清秋月夕魯公有靈其亦來降斯堂而試聽搗聲乎宜為之記君之有齒有德為鄉大賓他善若兩涘也進士王仲信李用獻方日與大夫士言之予可畧也不書

高士亭記

熊浹

高士亭者北瀝徐君雪窗所建以祠其先孺子者也孺子當漢季衰亂隱居吾豫章城中葆貞獨善屢辭徵辟乃有南州高士之稱歷吳晉唐宋以來凡吏於茲土者莫不欽慕其風節修宅表墓建祠以致崇重之意若今東湖之濱所謂高士祠者蓋國初太守許君方所立則既載諸傳誌而稱聞四方矣北瀝之徐系出孺子元至正間有號永愚者以文行獲交諸名公卿松雪趙學士嘗大書南州高士後人永愚八字以贈之實雪窗六世祖也徐族固有孺子祠年久頽廢雪窗慨焉乃於嘉靖某年別立亭於所居之北凡若干楹中肖孺子像以為妥靈謁虔之地前有門左右有廡四周鑿池環之而橋其南以通出入池之阨雜植槐柳外復蔽以周垣波光樹

色日夕相掩映其規制景象蓋將與東湖之亭相埒矣既乃繪圖示予請文以記夫孺子南州一處士耳初無位勢勲勳可以震動當時垂庇後世而顧使人稱思至於今不忘者無亦以其行義風節誠足以廉頑立懦有裨世教而秉彝好德之在人人者固宜有曠百世越千里聞被風聲而其崇仰之誠亦自有不能已者也而況吏於其土得邇其聲跡者乎又況生於其族而稱為之後人者乎此雪窗之所以有是舉而於尊祖之仁興賢之義蓋實兼之矣然表樹既嚴歲事有恪徐之子姓登斯亭也寧不有惕然興感思自力於善以求無忝於其先者是寓崇往勸來之意於其間也已君名樟字本著雪窗其號也孝友義信之行孚於家推重於鄉黨蓋足稱其為高士後人而徵諸此舉則固非所謂冒飾虛名者矣是

為記

永豐縣重修儒學記

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峯羅文毅公記之以為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於優孟之學孫叔敖舉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竄竄也嘉靖癸卯冬益適至永豐雙江聶子豹與鄉大夫士出賢議新學宮時中丞淨峰張公岳主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謙吉覈其成縣尹魏君夢賢經營締構以臻其績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櫺星門次號舍次名宦鄉賢祠踰年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以繼文毅之聲益不敏請繹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聖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釋為專門詞華為名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家著述為功勲精神愈竭歲月愈邁而進德修業茫無與幾
存義之實遂蹙然以聖為絕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攷於
孔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惻
怛非以正行也庸言有未信庸行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
正有未純粹故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兢兢業業不自
滿假至於相顧慙慙而後快慙慙者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
其本體而已矣二三子反身而驗之庸言果信乎庸行果謹
乎不足果勉乎有餘果盡乎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
課其聖門閑偽存誠一大鑪錘乎建學立教所以進學者於
聖也駿奔於斯陟降於斯詠歌於斯吾獨可以自棄自小已
乎瀧岡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絃歌洋洋益不敏固宗國
也願與二三子敬圖之

報功祠邢侯配享記

報功祠者報先師陽明王公功也配享者舉三湖邢侯珣以
配公而與享之也公以功在宗社教在士類澤在黎庶嘗立
祠於濂溪祠嗣政者謂弗虔也徙於郡邑學宮之右益備同
門俞尹大本祇謁遺像議隆報祀會晴江俞中丞莅虔臺慨
然圖纘公之緒修厥廢墜以秩祀典復念贊襄成功邢侯預
有勞而祠弗及以詢於士民士民協贊議而林郡守功懋贊
其決方憲副任覈其實遂列祀名宦而設像以配於公之側
俾來徵言山房曰維公之學與邢侯之政皆司成氏所濡染
也其昭明既以信於後益也有慨於中踰三十年矣往歲受
學於虔時在軍門櫛破桶岡平泖頭郊野樂業商賈四集而
成人小子橫經講學歌詩習禮雖雖文物之盛暇日以通家

謁三湖於郡齋歷詢親冒矢石規畫章程衆譽歸重焉逆濠之變益復在軍門樟樹誓師西山搗伏豫章復城黃石俘馘公扶疾冒暑鞠躬盡瘁攬羣策以戡巨憝而邢侯與松月伍侯赫然爲稱首吉兵將北侯麾義勇陷陣遂斬賊帥以褫逆魄厥績尤偉焉功高謗興羣憎交煽權姦勢閹朶頤封拜將陷公於不測而嗾以焚掠爲同事罪聖主御極爵賞始及公而侯竟以叅藩陟左轄致其事公辭爵力爭之至有虛受陞職實畀退閒阻忠義而快讒嫉反不若觀望引避可以安享富貴無衆口之誹誠不忍叨天功掠衆美獨受殊賞以覲顏面聽者爲之汗背而竟無所濟未幾而公之爵亦褫矣益嘗告執政曰死忠死孝自是臣子降衷豈以賞不賞爲加損而國家礪世磨鈍亦使乘風雲附竹帛賞延於世以爲鼓舞之

具試評江西功次何似安化而賞罰黜陟豪傑疑沮異時南征北伐奚以爲軍旅法程此事自關國體非一家恩澤計執事善其言而未改豈待時而發耶肆茲中丞闡幽振鬱順物情以勸有功而監司至於郡守縣令敦古舉義應若桴響充是操也秉鈞軸幹化機別淑慝樹風聲罔俾黜闇疑沮以蔽懿德將式克前休叙欽成烈以聞於無窮其兆是權輿矣益不敏尚執筆以俟

臨川縣改遷儒學記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圯漏不葺適寶應以廢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有羸而上橋寺僧覲其利眩以貨賄潛以請託而爲之力者復煽以浮言凡三改而三沮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

徙敝學以入廢址而財力弗擾於民於政體至易也迺至於十年弗克就嘻其異哉督學事少湖徐公階奮曰古之人當世主尊尚異端猶倡為廬其居之說矧革寺汰僧德音屢下而因循若斯誰執其咎中丞浦南胡公岳燭羣姦以決正議而署郡事通判王侯暄夙夜綜畫之經始於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成告維門將將維堂噲噲維廟翼翼維閣崇崇維齋舍穆穆縉紳者蓋改觀易聽咸以為天厭浮屠氏之汙而將起文明之運也亦惟休哉吾友明水陳子九川致少湖子之命命饒生庭祥許生源以徵言於南都日記有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諸士之憂也願聞所以詔之嗟乎士之尚志在孟氏有成訓矣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猶水必下本非逆也孩提知

愛及長知敬達之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日僻德業日圯恒貿貿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沮乎剽經獵史琢句組章徼冒祿位耀身肥家其於貨賄類也間有嗤其陋矣以纂述為勛業以億中為實際假借舊聞依憑傳言其於請託類也間有察其非矣異同驅於流俗毀譽牽於時好前瞻後盼且進且卻其於浮言類也二三子其亦思自奮自燭自綜畫以求日躋於休哉今夫浮屠氏之學固亦不染聲利不繫聞見不林利害儵然自以為明心矣而外人倫遺事物畢竟非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孟氏之傳直以公私為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鄉先哲乎草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洗濯舊染以涉聖涯與學宮俱新俾臨川為洙泗夫非諸生之夙訓言乎出入於斯陟降於斯

駿奔於斯藏修咏歌於斯肅然惕然須臾勿離庸德庸言慤慤相顧俾仁義之良充諸身徵諸邦家準諸四海垂諸百世庶幾無忤爾訓言無玷爾先哲無負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且反脣而哂之矣吁其蚤辨之哉是役也清戎傳公鳳翱首發贖罰三百金以相其成督學張公時徹協之郡守陸侯堂卜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趙公葉杖僧而籍其產郡守項侯喬撤廢像以請而復沮嗣是少湖公躬詣相度闢永豐倉空地佐之巡按陳公袞克之郡守邱侯其仁力承之為流謗所中而三沮於法當牽聯得記其沮者以隱弗書

宗藩義田記

白鹿洞於四書院尤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亭請額給書置田於谷源卧龍莊嗣是名卿碩流宣教敦俗四百餘年

歲拓代增計星子都昌建昌新建四邑凡二千三百餘畝而宗藩未有入者嘉靖乙卯秋饒藩永豐王朱厚燠以所置都昌柳氏田聚訟租額輸田於白鹿洞凡二百九十二畝歲入紫陽倉租穀計四百三十二石以養俊髦而杜爭怨當道議追價償確辭弗受於是分巡李一瀚以達於陳中丞洙吳柱史遵嘉其義行有司大書報國養賢四字以旌之而王判府思敬覈田畝佃甲填圖制籍仍鐫石以垂永久遣仵徵言於洞守益受而讀之歎曰是舉也昭三善焉高皇帝表正萬邦復二帝三王綱常暨列聖熙熙嘉靖我萬邦天錫純嘏本支百世率履繩蹈矩輕利而競義見豐芑貽謀之臧焉藩封世祿徼福佛老捐厚貲重寶而弗靳茲獨隆儒重道誓守初志以靜言庸違為恥見好善擇術之端焉當道之始也追租給

償據法祛奸而終也旌淑樹風覈實貽久見敷政崇敏之周
焉是可以詔來學矣二三子發軔之始敬事後食於三善可
以無負尚有光於先哲其田畝佃甲勒諸碑陰

永豐六一書院記

六一橋在永豐縣治西百五十步以文忠公名文信國過縣
書三大字懸諸楣其後好義者於橋置店一十二間建石橋
菴於側以塑公像而召僧收租守之僧徒日繁改菴爲寺而
公之嫡派遠居於潁遂無復奉烝嘗者嘉靖初年雙江聶子
豹以柱史按潁求公裔孫歐陽雲給文回籍爲之授田置室
督學少湖徐公助其義取橋店租給雲以供春秋之祀而寺
尚屬諸僧僧徒混雜市井不遵清規爲諸庠生所呈撫按符
縣覈實歸僧於龍迴寺而以寺址入官衆牒文佃當道靡適

從而僧乘隙以復業爲訟龍田張子言自臨桂莅邑博咨父
老窮稽故實慨曰寺之興也肇於六一橋寺之廢也改爲六
一祠茲非天造乎維六一公泰山北斗推諸昌黎垂紳正笏
班諸韓富而百世之後巋然以從祀孔孟廟庭公之恒言曰
死而有祠四世之間死而不朽百世之傳茲非自況乎請得
改寺爲書院奉安歐文忠公木主率諸生歲時俎豆之如中
丞淨峰張公檄用以崇先哲風來學而一埽爭佃謀復之病
柱史白湖胡公躋其策命估議修葺期成壯觀議上而柱史
紀山曹公欣然報可督以終事適龍田子以風憲徵迺遴能
傭工而亟礱石以來徵言雙江子復以告曰願有述以啓我
邦人益也嘗稽諸方策矣公生於綿孤於秦從叔父於隨瀧
岡歸葬時僅五齡歷四十餘年始以叅大政祔鄭夫人於崇

公之墓未幾入朝以老於頽竟未及再至今距熙寧壬子五百有餘歲也嘗嘗謂之大夫士眷然若子弟之慕父兄分符以莅肅然起敬若弟喪之喪也身世之所希將安能曠百世而相感耶敷求典刑明若觀火攷祥元吉悠悠我思其有能孤童自奮畫荻學字借韓文敗麓中慨然思並駕乎其有能力扶正類排斥險人夷陵滁州屢挫而不撓乎其有能館閣春帖舉筆不忘規諫以稱真侍從乎其有能卻柿木太平之文以抑祥瑞而戒侈心乎其有能疏拒羨餘防剖削而杜利門乎其有能矜恤脇從活二千餘命於片言閒乎其有能訓兒姪以守廉任勞至臨難死節亦是榮事乎其有能未及引年懇疏求退以全晚節而恥食其言乎駿奔詠歌懿德炳炳孰無倣規孰無磨濯繼自今通今學古濟時行道犯顏敢諫瞿然不肯作嘉祐慶曆以下人物茲龍田子與雙江子所望於邦之耄俊也凡我成人小子舉敬圖之以無負鼓舞之典抑六一之義公所自命也外不悴於圭組內不勞於憂慮而道然以五物者自老雖響九奏於洞庭閱大戰於涿鹿不足以踰其樂其於世網俗籟奚啻枋鸞之視雲鵬哉然而猶有所待也試使書籍不展金石不集捐琴屏棋却酒而游於物之初公亦樂之乎古之人戒慎恐懼以建中和之極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過化存神與真觀真明同運而並照乃為浩浩淵淵焉有所倚之學惜也予生晚不及就公而質之敬書以質尚友於公者

鳳林浮橋記

鳳林橋在邑之北郊西受瀘水東注於螺川暴雨時至奔放

兩涯南北行者望洋無所歸操艇者射利其間時或漂溺以食魚鼈異時邑令餞分宜令從者舟覆中流號呼求活兩令惋恨竟弗能措手聞者惻然無不悲之正德辛巳冬守益謀於先大夫之友劉君祚曰自宋以來橋幾廢興矣石之費可千金舟之費可五百金顧安所得金乎君謀於其友姚珙珙曰石雲僧本傳顏氏子年少而堅忍可使募之予曰可乎予嘗惡佛氏誘民膏脂傳之泥土甚至納諸烈火之中茲舉也異其常是吾儒惻隱之教也迺請於俞尹夔出贖金以倡之邦之庶士庶民各以其力助焉遂市石以甃兩涯市木為二十三舟市鐵為鎖以魚貫之闢通衢而屬諸北門凡用金二百二十五兩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訖役告其財寡故物力薄其權微故歲月淹然本傳之力則已竭矣時予方北上京

師諾記之而未就也及來廣德本傳不遠千里冒盛夏以申前請曰橋之不廢繫斯文是賴君既始之亦宜終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病吾邦人乎聞之父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充之則導利以利天下而天下之廣視如一家不善充之則壅利以自封而一家之近且視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布於庶政宅有桑田有疆鄉有塾庠川有梁澤有障若一家之耕織詩書門巷道路一事不底於績則戚然弗快於其心故以言乎其至誠惻怛溥博淵泉而不以私欲姦之是之謂天德以言乎其法式詳明匹夫匹婦期於各獲其所是之謂王政橋梁雖微王政所必先焉夫分符以牧其土者將非民之父母乎比屋以食其土者將非其兄弟族黨乎父母之於子也其有坐視其墊厄而莫知省者乎兄弟族

江西南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黨之相睦也其有不同其好惡而獨享其利者乎利之行於世若泉之行於地也道利以利天下是決汝漢排淮泗潤及萬物而不竭壅利以自封則隄淫潦而激之其潰也必且傷人為仁則慶為富則殃千古簡冊炳炳可覆也繼自今惟良師帥充不忍之心以保赤子邦之父兄子弟充不忍之心以廣出入守望之愛上下相親貧富相恤大小相扶持體信而達順大同之道也一橋之費其忍使廢而弗興乎故為之記以告來者

湘東營房記

袁一唯

袁治居楚之盡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止吾鍾山之險甲于吳楚滿水磷岫峻石五里而入昌山昌山磷岫尤甚兩巖之間嶺高而壁峻徑纔容址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即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而入也萍介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江塹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茂沿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為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聞警必親至插嶺修鎮督兵其為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堂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計醴陵至插嶺不逾半晌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十里至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倣九邊重關之至意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高皇帝於袁置衛武職繁森非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為塞邑使變不至於吳越

而袁守湘東猶吳越之有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為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為家者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室戶曾不得越虞而號是將以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麻然南贛必設重軍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高僻險而舟楫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以營房安袁而非迂也或曰兵未及境勞民動眾奈何今東西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寇至久矣世廟時李大鑿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虞實罹前禍與其設于有事之後不若立于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為除戎器戒不虞者乎祇慮法久則敝兵冒于食伍虛其人非甚有故無所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禁犬矧其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鞏變未嘗忘備則惟斯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于斯有焉

重修瑞州南城記

吳山

瑞城據錦水兩厓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南城久廢而修復之可謂難矣按圖志舊城皆燹毀於宋元者再我明一統海內乂安百五十年至正德間盜起華林兩犯府治郡守鄺公璠亟謀扞衛乃累土為垣架木覆瓦事載沈叅議記中雖稱費省易成然歷歲未幾木朽瓦裂日就圯壞繼之者惟北城是重易以甃石南則寢久寢墮所存僅四門耳頃以倭夸報警天下郡縣多築城嘉靖庚申巡撫都御史何公遷按瑞閱視乃語分守叅政曹君忭分巡僉事何君六章曰瑞之北

城大而南之市倍北可無城乎其議修築之或謂時詘舉贏
姑增高北城公尤以南為急議始協於時郡守韓公面承而
身任之經畫周詳復白於巡按御史鄭君本立段君顧言咸
如議乃詎日命匠陶甃伐石以是年夏六月二十四日始事
予時在朝公具書余覽之喜甚曰此筠之福山之願也亟復
書併以賜金五百助費比余罷歸見其規模次第業已就半
會有廣寇侵吉及臨民詢奔避恨城之弗早完也寇去續集
工將潰於成居此者忽動浮言公遲之余曰三面既城此復
缺與無城同公乃斷然親詣尋入覲擢四川提學副使壬戌
秋方公代至政先仁恕顧謂此不足難也爰稽故牘知費多
虛冒工多詭慢乃悉覈之節約劑量惟公惟明匪疚匪棘及
四十三年冬十月二十日告成費出撫按贖金若干兩餘皆

府及三屬縣帑藏積貯與士民之樂助者共一萬七千四百
兩有奇士民歡慶咸造余請曰是役也勞費甚大非韓公罔
善厥始非方公罔成厥終惟二公先後一心為吾筠建茲偉
績永有攸賴不可以無紀也余家在南幸觀厥成故不辭而
樂為記俾刻之石後之人享有安寧之樂知今日之難其無
忘二公之功哉韓公名子允浙江慈谿人方公名邦慶南直
婺源人

南昌府儒學記

魏良弼

南昌府學會秀儲英植材陶器其來已非一日而士之居是
學者景行先哲追蹤遺矩所以學為士為賢為聖求所以盡
為人之道者雖未必人人盡同而可法於後來者寧少哉古
今題刻炳若前日可稽也今士入學即令展謁先師然後登

堂明倫立標定趨亦以聖人人倫之至望之耳故曰三代之
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國初創造府州縣建學養士彰勤飭惰
殿幽陟明悉責成於守令提調故士稱弟子負者視守令猶
父母也不曰作之君作之師哉是故文翁化蜀風同鄒魯伏
恭令杭遂成伏學武城絃歌流風可想古今猶一揆也故多
收作人之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以哉厥後更代靡
常提調未稱遂謂守令難以責成正統間乃設督學官於按
察總領之守令提調之責遂有所諉而教亦不專矣夫道有
否泰政有隆替待其人而後行也今不曰人非而曰官弊何
異因噎廢食耶督學今有專勅故責成守令者視國初少異
而士之宗提調亦視督學為少遜也夫士既視守令為父母
即視督學猶高曾也今士不授教於提調而惟督學是宗是

猶宗子舍祖禰而宗高曾原本雖同其如地遠而分不親愛
博而情不專何如古以鄉三物教萬民即今守令之職按察
明刑以弼教猶古糾以八刑之官今制三歲賓興猶古也未
聞專以三物迪士亦未聞糾以八刑名同而實異守令之責
分先王之風微矣學大修於弘治戊子繼是修者屢見宮牆
外隘巷一道竟未有為展拓計也三易壬子於今矣茲幸三
溪饒公來守是邦德以道民儒以飭吏門無通介守不爽節
蓋欲起文伏之風於千古流休聲於無窮也責固嫌於安諉
事每忌於自專故令多士引發而鳴諸當道自待風亦厚矣
惟時若都御史翁公御史蕭公咸是公議遂以公地易民居
得地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設屏樹坊宮牆廟貌煥然一
新道遠勢雄目豁心泰自開國以來所未備也今備於公手

仍以壬子紀年寧非一大數耶公名相廣東大埔人乙未進士

清忠祠記

周用

贛之祠趙清獻文信國以二公嘗知是郡故也嘉靖八年予奉命視師南贛諸郡間謁二公祠祠在郡門之西予謂其宮屬曰二公生而仕於此南向以臨民沒而祠之以東向於義則未安棲公之神復不於堂而於寢於禮則未協盍圖之明年而改祠正位予曰祠其人既謀於禮而不悖則宜著其治行勤勞者以附公於祭法人之言曰清獻之清信國之忠古今之所謂清與忠者也則亦不可幾而及也是則然矣贛之爲郡自漢至於今千幾百年郡之有長自晉太康以後其事業顛末不可考見與僅存名氏而未有稱述蓋亦多矣其間

風概氣節差可比擬者可直謂之無人哉夫臣之事君不畧其介之謂清不有其身之謂忠二者非性成則必遷非勇克則無所於終此二公之所以不可及者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不獨二公爲然矣故嘗求之二公其言曰晝之所爲夜必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其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又曰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故清獻再知蜀郡不作神羞簡於天子動容稱歎力爭新法而終於補外信國蒙大難而囚於燕市足不履所居樓下地者三年其篤信力行類如此是故不以辱加寵不以退榮進不以利妨義不以死易生志遂於當時烈垂於後世光明俊偉立乎萬物之表使人咨嗟嘆息以爲不可及此豈偶然而得之者哉夫君子於時有遇不遇故於事有幸不幸時與事不在我

者也在我者處之得其道焉耳即使二公不遇於宋終身一介之夫與遇於宋而與六卿百執事雍容周旋行其所無事其能使之泯然無所成就而與衆人等哉予旣懼夫人之不肯篤信力行而徒諉於所遇之幸不幸而卒無以善其道又深懼夫人之處於幸不幸之間顧望中立而無以自振也故因二公僭爲是說以詔自今之吏於顛者知所尊信俾顛之人世蒙其休澤以永其思焉

撫州府新創三賢祠記

湛若水

撫州三賢祠者太守曾君汝檀所創也經始於是歲閏月之朔凡九閱月而告成祠爲堂室者三而爲大門者一示異入而同趨也撫之士人咸欣欣以來樂觀厥成太守俾來講紀其事且以詔撫之人士焉甘泉子曰予何言哉在言乎哉在

諸君諸士之心已爾夫聖人之學心學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此知道之言也何以謂人爲天地之心人物渾然同天地之氣氣之精靈者即心心之生理即性惟是一心一性非有別心別性故天地人物之氣之心之性一也如彼脂燈之火石中之火水中之火之光大者如日月之光非有別光也乃其精靈者之光也是故性者心之生理也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或問道可傳乎白沙先生曰可自得不可傳張子曰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其幾矣是氣是心是性宇宙內渾然大家一物不能分以自私不能舉以與人無有同異無有彼此不待堯而存不隨桀而亡何傳之云所可傳者法爾開心知見之法爾開其蔽之者之法爾今撫州太守存心政教旣行鄉約爰祠三賢此心也巡撫

汪公巡按李公沈公皆可之此心也督學蘇公可之此心也其僚協贊之此心也人士樂觀之同此心也撫之三賢陸象山吳草廬吳康齋之學此心也象山先生立其大者深明宇宙性分之一契道體矣契此心也草廬先生博通羣經猶云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明幾微矣明此心也康齋先生收斂沈潛過而自訟啓勿忘勿助之機見鳶飛魚躍之妙見此心也或曰敢問三賢之學安所似曰象山之學直詣高遠似曾點草廬之學測識超脫似子貢康齋之學確實謹嚴似曾子故一峯羅子曰康齋而有白沙功豈小哉曾點子貢曾子象山草廬康齋白沙諸賢同此天地之心也不能外天地之氣之性也故曰一也何有同異何有彼此人所造淺深異爾曰道莫大乎出處敢問三賢之出處安所似曰象山之出處似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五就湯桀康齋之出處似伯夸故不屑就已望望然而去之然而易地皆然矣夫三賢皆天地之心也皆爲天地立心者也吾故敢叙心學之說以復太守記於石以與是邦及四方學士商焉

胡中丞柏泉生祠記

金人達疏

饒之安仁舊稱上縣西南去治四十里曰鄧埠者四通之墟也距東鄉貴溪金谿各五十里高岡四塞嶮峻阻絕且林深箐密可爲淵藪於是不逞者嘯聚出沒於其間垂三十年嘉靖乙巳撫臣議請添設捕盜通判一員分饒撫兵壯若干名坐以鎮之然往往抱窮寇勿追之虞用亂繩緩治之策故其勢日以滋蔓又莫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歲辛酉贛州洞

蠻及閩廣叛寇相繼突至殘破各城邑殺戮憲臣裨將中外騷擾於是鄧埠賊酋徐耿六張燄四等乘間造攻號稱先鋒立十三大寨揚旗四指大肆焚掠且移報東鄉圍入城邑蓋其意實欲北攻安仁以引廣信來寇絕浙直援餉南據上清金谿引建撫之寇以西窺臨江計必行勢必合其為江右患不淺假以歲月則將為張璉饒平之變安仁首當屠殘矣秋八月柏泉胡公以浙之右轄轉江省提督府大帥入所統界輒勤咨諏知鄧埠不戢患難支也由紫雲驛舟行六七里至炭埠命千戶某提兵數千授以密計入鄧埠出其不意即梟魁殲之由是威聲震薄勢成破竹故按節撫建而閩廣之寇授首移麾吉袁而洞蠻之叛以服再用師何家渡而粵兵之為叛者勦滅無遺蓋以腹心患除而勾引勢孤兵屢試而不挫者皆由殲滅鄧埠之寇為之張本耳料敵制勝算無遺策公之功偉哉公又以安仁為全省要地地瘠狹而驛頗衝民已疲瘵不堪勞役發帑金數千以為築城之資在賊首雖誅而其從猶多也乃行守望親兵之法十家一牌統於鄰長百家一都統於村長積至三四百家則統於黨正副黨正副以士大夫及齊民有德行者為之因其戶數而稽其出入備以器械而教之擊刺行未朞月民知向方有遺孽不即功者黨正副得以公法而漸去之自是四郊帖然幹止俱寧君子以為有寓兵於農之制癸亥夏公補夏官少卿行安之士民相與謀曰自公未至吾安仁災近剝膚惴惴焉朝不謀夕公茲之來不增兵不減賦不徵調焚我數十年之巨寇得安堵以石此其德在安仁將千百世莫之泯也不以祠祭其何報公

其蘇岳安二碑宮并立生祠尸祝之公名松字汝茂柏
之來不訛兵不燬燭不燈

南巖文公祠記

汪偉

吾信為閩之門戶文公遊仕四方必道出焉故信之山水最
為所賞愛至岑深山窮谷雖土人亦罕至而往往有公遺墨
鵞湖以講道特顯南巖去郡治絕溪而南十里許公蓋嘗至
焉景泰癸酉郡守四明姚侯堂得寺僧口識公五言詩一律
又得公詠一滴泉詩一聯于郡學李訓導姚守謹錄而傳之
二詩舊書於法堂之壁壁圯詩逸不存非姚侯之好事則墜
地久矣成化庚子後守錫山談侯綱肖公像於巖間欲修祀
事而未遑也嘉靖五年春巡按監察御史秦公亦四明人以
瓜代弭節於郡偶偕守巡少叅張公懷僉憲鍾公雲端遊南

巖拜文公像賦詩二章以致嚮往因語署郡事同知葉君盜
陽曰像而弗祀非褻歟對曰有司之過也乃議復其事雜徭
民兵一人以顧役之資充春秋牲醴費有餘以飾祠宇庶事
易集而可久秦公曰倅議是也葉君遂來請曰願文其事於
石以示後俾勿壞予曰文公於吾人之功誠罔極也然不備
觀羣言之蹟無以知公之為勤不精思而力踐之無以知公
之為功膚學小生喜立意見未嘗盡讀公之書而遽疑焉而
遽譏評焉斯道何由而明哉偉觀諸君子于先哲過化之地
顧其泉石草木若名公之棠思封植之得其一字一句若伏
生之書思表章之可謂篤信善學者矣其於風教之助豈小
補哉偉所以累嘆息欣忭而不能已也敬書其始末以諭來
者秦公名鉞字懋功起家進士為御史風裁凜然出按江右

務持大體不尚武猛苛察而下益畏所至以訪民隱求賢才
為急人服其得體葉君字子大文公鄉人由進士歷縣令有
聲攝廣信同知稱敏云

褒忠祠記

歐陽鐸

臨江城之北門故有廟祀陳知軍元桂以知縣趙孟濟配報
死事也按志元桂字華甫撫州臨川縣人進士歷官太府寺
簿宋開慶己未元兵入潭鄂出知臨江軍時未有城籍民柵
木以守制置使徐敏子軍金鳳洲觀望不進元兵薄北門桂
力不支脇之降不屈與清江知縣趙孟濟俱死之事聞贈桂
天章閣待制謚正節賜葬錢二十萬官其二子得立廟死所
景定庚申廟成賜額褒忠北門蓋其遺址也姓訛謚逸易為
淫祠不知何自起而莫有正之者正德壬申李君夢陽視學

至郡因諸生請始檄知縣楊麟黜鬼像立二公木主增飾規
制以復厥舊又十有七年於茲廟日頽圯不治知府錢君公
良顧瞻歎息加葺理焉弗侈弗損惟以可久余適道郡下與
公良追論其事曰嗟乎北門之禍徐實為之也夫阨賊於藩
其守在堂阨賊於門其禍在室元兵逾袁蓋已無臨矣擁兵
自逸致賊於門而使賢者徒以其身當之不幸而不勝以至
於死謂非其殺之也可乎哉封州之貶宋於是乎失刑矣予
奪廢置並行而不倚如持衡然夫然後可以立國贈官易名
賜葬任子立之廟祀報忠之典亦宜矣而無掇於宋之亡由
刑失而愛死者相視也人臣之義太上無所為其次勸而善
其次懲而善是故守為義則避者報死為榮則生者辱事有
相形者也而或易之苟避而誅則莫敢弗守矣苟生而誅則

莫敢弗死矣雖然吾豈敢以是概賢者哉褒忠之舉夫亦以爲世勸也由乎其類尚德者悼尚愛者思而耳目所及孰爲廟近乃今傾圮相望曾淫祠之弗埒悲夫嘗思之俗尚鬼而輕施輕施故興作時官尚法而重費重費則不免因陋就簡而況異代之事非法所急者耶公良治郡節用愛人視利如浼乃城峽江新府署工鉅費廣不自爲嫌吾問諸士民士民若罔聞知蓋亦自求諸心爾斯廟之修神其以爲厲乎知言者亦必諒余之非佞也

泰和縣補虛查隱記

語云興事孰與省事此言煩擾病民也然河海潤下載自疏鑿井泥而弗甃厥亦弗食是故省事莫如除病病除則利興夫然後能與民相安國家以六事察守令而賦役病民爲急

吾邑若尤有甚焉者嘉靖壬辰令缺攝承者奉新條均糧班役以利民也而人情警警豈惟曰慮始之難踰年冊成陳侯梅甫至愬者殆千百數侯稽冊籍攷其出入蓋失額者幾五千石侯曰均糧乃至是耶久之得最要者六一曰無撒之弊二曰虛懸之弊三曰交徵之弊四曰措餘之弊五曰私補之弊六曰影射之弊始於里書而權於總算乃集十九人者面詰其故諭以法比寬假轡策而與之期此十九人者所謂縣總者也皆寒心首服於是勾其私識以叅官籍使亭老監之各歸其虛凡百五十日而冊具慮其或謬也歲閏二月致邑人而質焉叅伍檢考咸誦言曰厲在總然歲月遠不欲浚求則取諸新墾而易者補之亦惟其自占不取盈焉凡得欺隱米以官計者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以民計者三千七百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五十石有奇得補虛米以民計者六十五石有奇以稅計者
二石有奇侯念非公直有籍人監之又將交私兆弊訪於眾
以屬義民郭元暢竟事無愆乃告成於撫按藩臬若府咸嘉
其勞績侯慮去而無證遠而弊生撮其凡目名曰補虛查隱
冊付諸梓與戶符相表裏於是山谷之民不至邑而周知其
數據實徵輸免於浮噬豈非人民之利哉或言總認米則是
稱地則變余曰譬諸盜諸所盜物具在主名不必皆是要非
誣諸分物而充者或又言宜隨戶而歸曰此由不得其戶者
侯姑數而責之亦將有待也嗟乎茲事也縣大夫昔屢有問
者而竟無成甚矣積病之難除也余不與公家事邇緣家人
九里役能言其利而鄉族昔不便今稱便者固非反覆亂常
之民語 尤以謝侯亦冀後之君子終厥美焉

台山古堰記

周志偉

密陂故在靖安安義兩邑之界其源一出靖安潦源箬源濂
源一出安義株源皎源合流南行過遶田至台山始入吾邑
西境又東行過台山分爲兩溪又分爲南北五圳至縣東合
流入湖不知何時於台山之南決爲溪直趨大湖地勢中低
橫奔汎溢東行溪圳往往斷流湮塞先年邑民歲約一人爲
長率領子弟負樁草修築決口歲以爲常水得東流旱乾有
備因稱沃壤立縣以來民多逐末往往修築不時一遇亢旱
束手無策甲辰旱乙巳又旱邑乃大饑志偉歸自蜀中因與
李侯問及茲事侯憤然曰此吾志也次日躬自相視以陂當
諸源之會而修築止於樁土宜隨築隨決遂議鳩匠易石爲
經久圖乃檄吳君專理其事又擇有鄉望者分理之不踰月

告成功以石砌者長九十丈濶五尺疏圳五路灌田六百餘頃是時秋杪至冬無雨而水之分流於東日汪汪瀦蓄侯又導入縣諸渠於是農懽於野旅頌於途商歌於市而垂白之老咸涕泣語曰六七十年未曾見此蓋樂侯成之速而又悲侯來之暮相與走余乞言爲記陽山子曰余讀漢循吏傳見當時諸吏往往留意於桑柘溝洫之間未嘗不嘆其爲治有本今之名能吏者大都期會簿書而已故民於其來也鰓鰓然於其去也漠漠然侯治吾邑至誠存心愷惻爲政至水利尤加意必欲遺民千百載之計侯非古之人哉侯非古之人哉侯姓李名恒敷雲南大理人吳君名澧福建莆田人

東鄉縣城記

洪範

東鄉舊爲臨川之封域距治邑特遠數舍先是歲饑禁疏犁鋤冥頑斬木揭竿風起爲厲一時司牧瞠目束手咸莫爲戢卒至移兵禽獮草薙而後山藪流移始獲安堵總制都憲陳公金暨諸藩臬重臣咸議增邑於臨之東鄉而益以進賢金谿餘干安仁之分地邑設官聯民治一新副使胡公世寧來奠茲土謂禦暴保民宜增城守因築孝岡爲東鄉邑治越數稔副使范公輅復勤保釐按視城日就圯罔以奠民遂下令重修築伐石陶甃費資出公因時齊力子來庶民若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具餼糧罔不盡心越數月城蓋翼然屹然視舊增固邑之士民旣頌而感咸謂二公之功誠項背相望其遺澤雖世世不忘而擬峴之碑不可無記知予荒陋猶堪秉筆夫春秋凡城創始完舊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務也江南諸邑舊多無城近增築者備盜也盜起

於民而原於上繁刑急斂實爲之招況教本化原俗吏久不
之講欲民之無盜難矣盜起而滋熾雖金湯不足恃此又民
牧大小所宜知也范公前爲御史按江右若預折強藩擊叛
闔風節竒偉爲海內敬慕予辱知舊深其大行遠到諒有餘
地而豐功茂烈宜銘鼎彝予雖偃蹇誠切私望城此一節未
足爲公書也第邑人德公之誠不可虛辱知縣鄭溥將命惟
謹賢勞足徵縣丞楊獻義官楊希震咸以能勤事者也並宜
書之

萬年縣治記

吳公昭

萬年新設縣也鄱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羈縻之地去縣遠
政治踈故其俗尚頑頑則悍悍則治極而易亂正德歲丁卯
兵戈大作貽害五六年都憲陳公金任公漢因議奏請作邑

於萬年峯之右今縣治之北名之曰萬年以轄之示矜慈規
久遠也羣醜惡旣稔并縣治而焚毀之朝廷再命王師臨之
又叛者無復孑遺惟餘順化者幾千而已公私廬舍皆缺都
憲俞公率守巡諸公來相其地命叅政吳公廷舉綜理之於
時披荆棘平高下徒傭之計財用之利錢穀之畫紀綱之設
皆吳公之材猷也功緒已著而廣東布政之命下矣繼而兵
備憲副許公庭光來終其事修其舊增其所未及日有稽而
月有就招還流民賑窮餓立里甲勸農勸商作興文教許公
之功爲多至於朝夕贊佐以成二公之事則饒之別駕莫君
也料理之精密用度之撙節則縣署印邱君琴也若平道途
若奠民居若均民間田業率民人以搬運瓦甃木石朝而督
工焉暮而紀功焉以時而食工焉則縣簿吳君元著也雄規

傑制炳然一新於時諸耆老始相謂曰縣今其成矣羣醜叛而招招而復叛吾民逃性命奔走於他鄉每謂縣不可以再立無復田園墳墓之望詎意有今日乎此實朝廷惠顧我民諸當道善承上意我新縣官勤勞盡瘁之功也不遠千餘里遣人求記於予予謂之曰我國家開基之初天下之縣凡一千一百有六是後有所添設者皆以其姦民反側難制而齊民無以安生故設官置吏以撫綏之今爾縣雖成爾民奔亡流落之後財力亦甚疲矣自非居上者深仁厚澤有以回其元氣良法美政有以立其生全而槩以凡民視之甚者復肆其漁獵之擾則民困於亂政與困於亂兵同矣大非朝廷意也若夫城之基不可以不高池之水不可以不深文廟不可以不建許君自有成策後君子必有能善紀其事者

興安新城記

畢竟容

上御極之三十有九載詔設興安縣析壤附民命官建學諸事事一如所司議明年春知縣陳君慶雲至士民和輯居數月閩廣盜起流劫吉贛建撫諸郡而瞰縣之無城者輒肆剽掠遠邇恐動是秋有粵兵戍於閩者撤還乃於道塗爲亂窺犯玉山遂及永豐二縣官民廬舍焚蕩如赭興人益大震懼大中丞胡公自浙來首入吾郡究永玉不戒之由慨焉憫興邑之新建亟圖所以保衛之計命郡貳王君時拱相度城址凡工役之費督理之勤則檄陳君專任之顧縣依高山山皆巖石峻其平壙增其卑隘東西緣岡阜南遵河壩修築如式迤北則全因故山不假封纍約工力之所就者六百五十丈有奇而女牆堞口之類四面咸具各券一門以出入仍架樓

於其上郡守江公珍考厥成事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二月而
以次年秋九月訖工陳君介書於余曰賴公之靈民始有定
志是城也誠繫於興甚重而禔於慶雲者至切也願徼惠一
言以識不忘余辭不獲憶昔視草職方覽閱故籍凡更置郡
若縣必吏於其土者詢謀惟審開陳其所便然後與之籌議
疏請興生葉馨等走數千里稽首闕下其訴一方哀苦之狀
若胥恃以有生者為情雖迫猶必咨之撫按叅之司府協之
衆庶將舉而輟既寢而復者屢矣迨至成縣之日逾二十載
外寇之患倉皇無備猝欲委而去之公之為斯城也數月之
勞耳拯二十年倒懸之危貽千百年磐石之安其功德何如
也然興之得縣奚啻興人之情惟爾密丁素多勇敢山川阻
越當一郡臙臍之間徑路旁達閩歛前是之變屢為中蠹頻
生戒心今立其城矣專官而治依城而居萃焉知方將稱雄
藩焉夫然後知得縣之可樂也陳君撫茲新邑百務聿興成
城其最大者實宜有記若工費之自出與有事茲役者則記
乎碑陰

羊角水堡記

歐陽德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惠閩廣
之裔壤地參錯盤山藪盜時出沒剽劫而安遠會昌間則羊
角水為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襲長沙營掠雩都信豐
贛諸縣為擾以北則攻會昌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為擾
故羊角水置堡屯戍卒隸會昌守禦千戶所與長沙營守備
都指揮部兵相為聲援蓋古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
單弱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千餘家

數遭毒虐守備官棄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而堡益孤
懸矣嘉靖癸卯大中丞東厓虞公撫臨茲土旣擒捕諸縣逋
寇乃復修長沙營使守備官部兵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
居民羣聚來訴願自出力築城爲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兵
備副使薛君甲薛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僻枕山隈與民
居相去里許緩急非益譬以民委盜而爲之資糧館舍者也
如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藉卒爲壯小警自可支
猝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奮武遏其奔
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狼顧恐吾議其後制勝之上也報
公公可聞之撫按撫按稱善申勅所司并心一力敬須公畫
乃使守備官謝勅贛推官林天駿度地計功未行而民操畚
鍤板榦俟矣已而木工以尋引斧斤至石工以椎鑿至埽埴

諸工亦各以其器至採山伐谷陶澗之濱木石瓴甃自餘諸
物不督咸集公出米於廩出金於府役給之稍工給之傭物
給之直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
十尺有奇闢門三面公館中居屹然巨鎮表裏齒脣盜不敢
窺郡縣吏士申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
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語曰虎攫而奔主人修門
言無及也斯民蓋嘗傷於虎者智人覩未形况灼灼若是乎
雖然弗專弗察弗斷弗果故專者事之幹也國家置總憲行
臺控江湖閩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
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璽書行便宜曰兵機戎
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爲安危其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
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嘗畧以爲兵

機戎政壘書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為提督者
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為撫按者亦以其位之
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權撓於參差惟東厓
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蒐卒伍申賞罰相
機宜摘發姦慝落其牙距薙厥由蘖四履日靖軍聲大振猶
懼變生所忽顛顛以求若將不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炳
幾灼情動罔弗時撫按諸公亦惟忠於謀國不私有已凡公
所畫或聞而弗議或議而弗違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乘
時邁會不牽道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墮於參覈
於需獨此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甚鉅而所關至重保障係
乎一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頌其成以為理國者率
是道而由之庶績可幾而凝非謂東厓之功為極乎此也

重建廣信府治廳事記

葉鏜

信故為州為路入明始改為廣信府其府治則肇於洪武初
太守王公範之鼎建嗣是則金公銑王公翰陳公廷璉相繼
增新拓故規制大備嘉靖壬戌年適罹鬱攸之災雖兩廡吏
廨僅存而前後廳事則皆燬明年郡侯近山王公以水部主
郎來莅郡事覩茲故址慨然興嗟曰茲政事之堂也雖時譴
舉羸庸可緩乎乃謀之同寅僉以為然於是節縮浮費鳩材
庀工伐木於山埴甃於野役民於隙不加賦不瘠肥民用不
擾未幾而工事就緒經始於癸亥年八月落成於甲子年四
月前堂後宇左庫右署煥然改觀矣乃謀礪石以紀歲月屬
予志之會予以秩滿南還適觀厥成不敢以不文辭謹按信
之為郡乃吳楚閩越之交實要區也其山川之奇特谿谷之

靚深秀實甲於諸郡北枕靈山南擁金屏東聯懷玉西引鷺湖而冰玉諸溪環滙停瀦如襟如帶昔人謂地上於饒俗美於廣良非虛語府治適當山水之中形勝為最往往莅茲土者率多元夫鉅人聲稱位望炳然於時其流芳於史冊膾炙於口碑者後先相望謂非山川之致士民之祐與予聞在昔民風儉樸勤生野人至有白首不識城市者而士大夫雅以清議為重至若侈靡嚚訟之風浮薄之習俗羣耻之稍為近古今則寔異於昔矣化導之機顧不賴於上與郡侯王公豈弟宜民不激不隨而下車之初首軫民隱政先急務類如此二三君子又盡東南之美夫非更新之會乎是則皆可紀者王公名陳策字思董泰州人貳守王公名時拱字端夫同安人通守胡公名曉字東白績溪人推府李公名畿嗣字明卿

斷承其與勞於斯役者則於法得書因備錄之以紀其成

九江城記

余文獻

大江之西表裏湖江饒廣東引吳越袁吉西距湖湘惟九江縮轂其口左顧則扼湖以東制之右顧則扼江以西制之形勢為江西重我高皇帝為百姓請命時用謀臣計曰江州屬上游乃先取偽漢郡縣之洪武中始出京卒置衛亦以輔翼京師不獨為江西樹扞蔽也暨武廟朝專設憲臣駐其地意在先事經畧人重斯形勢無不重云嘉靖癸丑歲仁和抑亭陳公來鎮茲土乃首周覽險要深念曰此要害不繫一隅者即具議謀諸當道大畧謂倭螫浙東時微眇耳率易之不深備彼毒螫海濱諸郡殆遍頃殘孽奔徽寧突出蕪湖口深入

之端見矣賊窺長江則與我共險窺湖口則全省動搖九江安得高枕哉宜增修城守以固民志時南直隸操江都御史史公江西巡撫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高公皆是公議公乃檄前守張君指揮于君復熟計所費推官范永宇身督章程城周十二里舊五門無月城單露不可待敵乃令各築之九江衛築文明門德安縣築磐石門德化縣築湓浦門湖口縣築望京門彭澤縣築福星門始回互有重險城西南崇二丈五尺長六百三丈有堞斬然人不能蟻附上工既乃濬各濠城東址因山下有老鸛塘濬之北阻大江江齧庾樓磯侵城址乃伐石以實其齧西南帶以甘棠湖湖水直洩易涸城旣失險而風氣虧疎民鮮積貯公令守戰船卒築老馬渡隄障之隄堅水潴成巨浸可省千人守居民多負江城中奔曠且

苦江汲公令曰民比相鑿井飲佗有願徙莽曠者官爲頓舍之民稍稱城守矣公先事經畧皆此類工始於乙卯歲八月兩閱歲而工就稽其費一千七百余金有奇軍民役者以三七役工甫興時公以內艱去浙新城方公繼成之是後城高池深形勢威暢風氣完固四民和輯民思公慮始之勞不釋已未歲公復莅江鄙江父老遮道迎公告曰今我民賴公幸而有城矣願公終始生我公曰精銳乘障之謂城公私積貯之謂城四隣必救之謂城吾爲若屬終圖之父老頓首曰幸甚是年倭掠閩而城多陷民益德公云余守朱君曰藩同知汪佐通判邵元推官楊徵屬獻代父老言勒石以示來者獻曰愚睹於近事有扼腕者焉九江安慶比肩郡也往寧賊督難時安慶則堅守挫敵九江顧以全郡生靈付之賊手豈形勢

異哉典封疆者先事與弗先事爾形勢得人重明甚暨賊平以封疆之義繩九江與安慶以能守此論已見者假令九江不即破賊恐扼其喉吭決不敢出南昌敢踰九江而東乎此要害何等者當時賊踰九江鴟張肆矣南都雖有泰山之安如遺一矢於城下亦為策勝者羞乃一旦狼顧而竄不敢越安慶尺寸地豈非恐堅城制其後而奇衰之計遂沮是寧也效高皇帝重上游意當在戰功右顧人未見爾未見者功反大何也不暴甲而解散之也故善經時者惟先事伐謀後內憂不出外憂不入耳豈論暴甲與不暴甲哉語曰虎豹託幽狐兔辟易言勝於無形也公未見之功類此皆宜記

重修宜黃縣儒學記

羅汝芳

宜黃縣儒學舊在鳳山之陽嘉靖元年迺置今所雖視昔加壯然事出重遷工多簡畧庠舍久且就圯歲丙寅邑侯蘇溪俞君莅政之初首事德教迺捐俸修葺自文廟堂齋以及門廡煥然增觀數月工畢使狀求記且曰願有言以相勗也予閱狀得舊記二通一則南豐曾先生記初建於有宋一則一峯羅先生記重修於我明者也今君之功固於前修為有光不肖如余則安敢醜顏於二先生後邪然俞君之嘉惠後學意則未可虛請以前名言為諸生申之夫謂先王聯學校羣師儒明章禮教共相循習其大要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焉南豐之稱述古先誠博觀槩舉而識其大者矣一峯則於邪僻之防利欲之肆獨加意焉又何其嚴切而篤實也哉夫性之在吾人一也親則知愛焉兄則知敬焉孩提顧成能之至其長則或成德於聖賢之歸或悞淫於不肖

之極相去不啻倍蓰者何哉學不學之故也然則學者率吾感應之常以端其好惡之分又察乎彝倫之懿以明慎於出入之方則知先王禮訓之陳典常張設周至詳密非有益於所性也固將盡吾愛敬之良以同於聖賢之歸焉耳其所欲所好有甚於勢利之私萬萬者其時之所際或出或處皆將脫然蟬蛻於汙濁之表豈復有一毫可入於其中哉豈盡性之外又有他學哉是故必如斯而後二先生立言之旨為無負而俞君嘉惠後學之意亦為有成也惟諸生其共勗之俞君括蒼人名世美蘓溪其別號云

都昌縣城記

萬浩

江右諸水北匯鄱陽湖都昌倚山枕湖實全省要會之地而風濤洶洶每慮不測此城之建視他邑尤切焉自嘉靖以來

屢議建築莫之克行越三十六年有令歐君益查奉上司會案增培窪隰凡八設置水關凡七城址既定隨即沮止再越歲中丞吉陽何公復檄郡守役方半各去徙靡常四十一年春霖久注頽圯過半秋八月今兵侍柏泉胡公駐車盱江控制閩廣而經營境土慮周千里之外以都昌濱湖孤邑大不可無城移文督成諄復不一大叅王公育泉駐守南康涉濤冒雨數詣城所面致勸諭有若家事郡守于公督率惟虔立為程限邑令周君希韶受成秉度夙夜罔怠均下糧以經費分里遞以領役未再月而工告成焉城計九百零五丈五尺高二丈厚與高稱城樓六座兵馬廳五所窩館二十共費白金若干兩父老樂觀之謀諸周令以記屬予予謂茲城自江藩論之乃中流之砥障從外境望之為北門之鎖鑰頃聞其

功甫畢而叛兵袁三之黨突至此寇釀禍未能一旦滅之今也盼高堅而趨下流致我舟師克成大捷邑得以安堵詎非茲城之功哉且閩廣之境距此千里餘其軍門移文之催速與守道防禦之周悉俱在數月前何其先事之弗爽奉行篤信之弗二耶抑都昌之財力非能加於昔也何其曠代莫舉之功而今日速成之若此耶噫嘻天下無難處之事無不可為之時蓋惟俊傑在上則心同力協舉罔不勝其難者易矣是知茲城之功要在得人予是以記

意中丞吉別向公對懋得守於六半各去其...
察計計室點凡八若置水關以水此地與宗...
夏...莫之...三十六年...令...益...工...會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二

藝文 記十一

明

上猶縣均田記

尹 臺

南安為江西徼郡上猶之隸南安又郡之最徼邑也其地前阻雄韶右綰郴桂左浮章貢之水後枕虔衡諸峻山亘延極於無際故其土田經緯乎邱陵川澤之行非水之溢則山之原阜陂陀也正德中盜起郴虔之交禍構連數省上猶扼盜出入吼背故環數百里間並極蹂躪之慘久因據結成巢田荒萊不耕治者數歲及抵平而縣已墟莽相望塍隴曠蕩莫可稽辨矣已又割邑之半為崇義疆理互錯賦籍彌失所推考歲當改造則姦吏猾胥視賄糈下上操輕重於賦科中譬

稱物不以衡錘低昂惟其捫揣民斷斷相鬩爭訟牒勞積筐
篋若蝟毛吏於其邑者恒病之是時主計之臣議括天下民
田上猶蔽於險遠卒莫得以情聞久之民始聚議控奏於朝
乃部勘下所司多歲吏更以難集弗爲任郡司理江都樓君
奉檄往攝邑事檢牒矍然歎曰是安得後民所急泄泄玩上
委漫不一爲之所邪夫田晦弗正則賦稅無均賦稅失覈則
訟獄繁作政之不獲所平其此之由乎乃舍芟於郊躬程督
諸役就事視沃推瘠則耆眊差其壤度衰絜廣則量人執其
準揆畫形圖則史書記其曲分積勾股則摧算陳其數不再
月事訖功竣四距咸周三壤併則計田成畝而審較之分明
即晦制賦而虛詭之弊絕蓋自是田以戶歸故賦無漏稽之
籍戶以丁實故役靡濫追之擾士興學而民赴業市野歡歌

不知惠之所從出者於是士諗於民曰昔之患苦其謂何今
之樂順其謂何非司理君孰爲之也乃相與建祠祝君而因
樹石祠中以狀徵余言鏡之石樓君名懋中余南都所校士
世以科第顯江都其善政在南安非一事而止猶人頌思其
治績尤衆余所記特重均田故不及附書

南康縣學重修祭器記

劉節

聖朝丁祀孔子天下郡邑咸設學學有廟禮樂器度至隆至
備憲宗皇帝御極從禮官請春秋釋奠樂用軒懸舞用八佾
籩豆簠簋壘爵之數咸視天子千百世下上崇祀夫子典禮
至矣無以加矣南康爲吾郡屬邑設學立廟視郡無殺焉祀
夫子禮器視郡學無殺焉殺以樂舞爾矣歲更歷邑吏變置
學博士弟子代易典守弗常恪恭寢懈以弛備者闕矣新者

故矣精緻者敗矣金者木矣木者竹者陶矣銅毀而孟矣爵毀而桮矣尊罍毀而鬯矣王祀夫子典禮顧若是咎孰歸哉戎備憲使林公按部至禮謁廟庭退而講於堂進博士弟子曰祀夫子禮器備乎哉僉曰弗備也公乃命攝邑唐丞盛以贖金從事籩竹爲之豆木爲之簠簋登銅尊罍爵咸範金爲之夫子一位籩豆十二簠簋四登一銅二雲雷尊一犧尊一象尊一爵三備乃已顏曾而下降殺如制成備乃已凡爲爵一百三十有九凡爲登五凡爲銅二十凡爲簠爲簋四十有四凡爲籩爲豆一百八十有八凡爲尊三旣備乃釋菜告成事焉於戲盛哉重道崇教欽制飭度敦化茲舉備矣嗣是作室以居博士門堂寢宇備矣作舍以肄習諸弟子舍以楹計二十器成事事有序哉可謂美矣公莆人爲工部抗疏庭筓

謫判支郡起天子新詔進今官碩材宏度貞守懋政君子稱焉魯侯作泮魯人頌曰敬明其德維民之則允文允武自求伊祐頌公功者以之

新築劍江堤記

夏良勝

豐城治濱於江以雷煥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表吉臨瑞之水必經其壩而後入豫章以緒彭蠡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衆流滄淥岸乃善崩崩則齟齬之跡削崖剖甕割廛廬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劍雖去而遺光上燭夜干星斗蛟螭潛窟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怪颺妖濤益江之害也今是者咸知宜堤不白勞甚則曰費甚不曰于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令斬斬有見乃曰前吾令弗爲也後吾令又弗爲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召匠石而計所以爲堤者

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於山斲材於林畚土於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域餽糧財用既具基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孔棘間投沈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輾以轟石者壁以立畚者實之登登許許達旦暮弗有咨者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定民以殿居者咸德令曰令居我也方礮石請紀其績令適以事忤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於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懼泯令也請益篤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洪州者有韋公築堤捍江功尤博也迺以笞卒之誣弗及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於後後之思

公者曰非公吾之屍入海矣故廟祀翼如也豐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令也故不可無記愧予文鄙非韓記也

銀溪橋記

南條山自粵而閩嶠入吾郡境聳然而崧以夫者曰血木嶺嶺據今廣昌縣為最勝橫絕東南屹若屏蔽廉利磽确等樹劔戟百鋒芒寒櫛比立故一名牙梳障土老石頑路蹊盤旋前往後失壠岡復摩仰壓頰墜鳴壑萬雷喬林億矛時或黯然霧飄然雨跬步拄掌矇若無所於覩故郡名山凡數百十咸以嶺為宗糾靈育氣故老云多寶藏卒無見焉有泉百餘竇循麓出清澈眉鬚可鑒是曰盱源盱從日旦之象也明之

喻也離奔坎行斗折數十里勢悍駛或瀕洞射擊或組織練帶或擁石而下或束峽飛灑驅潮捲海大震林谷撼岳如吼虎直下數千仞至桂湖凡七折而燕石橫溜渟湑不異離竇時故名白水又名銀溪溪上下舟行失利破沒淪溺恒有之來往閩粵人每曰陸便宋李君士邦跨溪橋之是大義舉紀其事者凡數家元末橋圯記無傳遂失橋故處弘治間揭榜婦樂氏於泂溪與銀溪會流處作橋廣若干尺礮石維砥礪金維實逾年乃成費凡數百金鄉人義之沿襲故名亦曰銀溪橋云比余載筆志館黃生選李生宏與焉為余道樂事且速余記余領之既而免喪訪親問故舊館穀廣昌再信宿探幽索奇道銀溪立馬導從橋上若夷途舒望嶺障奇秀在目睫遂不欲往步而殊勝納為已有者八九二生申請著初余亟諾之曰宜有記也且曰樂先於是學宮作青雲樓費與橋稱近斥資營司馬公墓封倍初焉余益賞之曰有是哉有是哉是可謂善用其財者矣余嘗謂血木嶺峻而為郡宗風土神氣所會非奇物能獨當而又無見焉必有見於人者而財源之感實多陰秀是宜有女賢如樂也哉昔太史公傳巴寡婦謂其能殖余記樂事善其能用樂選賢嗣曰璵祈以傳樂者靡不至橋斯母壞不然故橋安在哉獨余記足恃以傳若巴婦乎哉

石門書院記

張春

高皇帝初定天下亟徵召四方文學之儒分局校定織鉅禮儀法制以成大典與是選者吾邑梁石門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寅字孟敬居渝北蒙山之陽值元政昏亂雅不欲仕敦行

實以先鄉里嚴模範以率生徒紬繹經傳潛心理學筆之於書易曰參考書曰纂義詩曰演義春秋曰考義禮曰集畧經生宗之故雖布衣韋帶而名徹宸衷召至京師命典禮局蓋諸局之首特畀以繁重云事竣授之官辭弗就歸老故山葺理舊業畜養日邃著述日富從遊日衆聘司江右文衡者三所得皆知名士年八十有七而終學者稱為石門先生祀之於鄉賢祠家故貧無田產以庇後人一再傳儒業罔克紹者遂爾落寞垂百餘年三衢修菴祝侯來宰吾邑獨致意焉侯嘗語人曰孔孟六藝之道至秦坑焚之禍慘矣微諸老宿分抱遺經竄伏誦習遞傳世述不失其業則真言與義有不飄為浮埃散為槁葉莫之可收拾哉當其時詩則申公轅固尚書伏生易田何禮高堂生春秋胡毋生相授守以不墜之數

子之有禪聖教不為不厚若梁先生者其斯人之儔歟雖然數子各司一經乃梁先生兼之說本程朱義從簡易聖朝之纂修大全頒降學校俾師生遵守者率由於是則羽翼聖經當軼漢儒而上之喻之有先生豈非今古一偉人哉顧今邱壠莫之封植脣裔莫之省問而又弗克享一室之奠誠小子之所隱也侯之言若此然初下車諸所多闕略未遑輕舉比及三載心力殫矣上下孚矣民之所不便者罷矣士之所便者舉矣乃始議書院事得隙地於東郭門之右面官衢背道院前為門題曰石門書院中為仰高之堂後為寢室奉先生神主棲焉左右為廊廡繚以周垣規制邃密費皆侯自措處擇民之尚義者二人董其役而屬典史周伯舉督之皆能仰體侯盛心夙夜從事不逾月告成以旁舍先生之裔孫以奉

香火設門子一人以司啓閉而又治先生之墓所翳者除傾者培侵者歸嗚呼侯之於先生可謂無所不用其情者矣工甫畢侯以擢任行所未備者不及爲而已成者將就圯四明慕雲管公借守吾郡命新任秦侯重加修葺刻期完報聚諸生誦習其中且錄文之未鐫者樹石以紀歲月以垂永久云

二賢書院記

錢德洪

二賢者宋鄱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菴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鄱陽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齊珙字仲瑩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淳熙間僞學釁萌朝臣曰端士爲邪氣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國端蒙旣薦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王蘇程之學策士以陰詆晦翁諸生駭愕閣筆端蒙獨奮策正言

謂紹孔孟之傳闢異端息邪說以弘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立朝氣節可觀特學術未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遺智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尚可與共事者耶遂投策而歸不復出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菴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公慟其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為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訓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為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啓來學而振末俗也紹熙五年十一月朱子赴召再過玉山邑令司馬邁設師席於學宮時珙率諸生羅集壇下質疑義辨異同文公為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鷺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疏行於世寶祐以來副使王必及原任知縣俞玘

許公高相繼亢祠以崇教祀曰蒙齋書院曰柳湖書院提學副使王宗沐亦各為題其碑額今年裔孫生員程一麟一龍尚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菴之學歸而尋繹其祖訓乃率其宗黨謀議邦人之良合二祠而為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叙睦族之義焉

饒州東湖堤記

周 廣

郡之城左偏為隍者曰東湖湖故有隄唐刺史李公復築以捍江為城備歲久堤圯湖以隄障亦為泥沙闕淺遇水泉涸則可途有患無利公私病焉湖週迴三十里瀦芝山崇福雲南薦福諸山水西薄郡城西北則鄱陽縣學挹其勝永平通衢橫亘於南有釣橋畫橋德新橋以出入水道顧惟德新橋於隘口當春夏水溢一瀉無障城猶無隍也嘉靖二年春正

月柳陽范公以提衙武事至承民繹騷後思與休息越明年秋九月嘗登芝山觀地勢得其槩因謀諸郡守彭辨之命知縣徐俊民計財力若干鳩工作石堤一道於德新橋於高瀾丈尺各若干中為堰口瀦水於湖仍留釣橋畫橋二於隨時以消其溢令通舟楫踰月告成廣巡理學政適以時至郡之士大夫胡司寇俞僉憲輩相與言曰昔隄名李公禦外患也今隄名范公興內利也隄成而民德之不忘廣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仁仁民善政也范公何心焉范公亦曰隄湖水之洩也易隄民心之洩也難地且利人且和矣尤懼其洩於法而洩於禮也又如之何而隄之廣曰公懼之民德之上下相親曰信信立而政成宜書以記

躍龍橋記

范 涑

橋以龍名外象也龍以躍名內象也橋當省會西湖間南昌
新建二庠之前亘長三百尺蜿蜒隆隱跨於湖波亡論風雨
晦明景與心會皆奇觀也其東南為徐孺子祠折而北為同
仁祠度洪恩橋即東湖為蘇雲卿祠棘院在焉又度廣濟橋
即北湖其源逶迤浩蕩皆西湖為之委而此橋為之鎖鑰得
地之勝得天之中又二庠之西北為郡庠地脉連綿咸抵湖
而止蓋三庠氣運萃會之所也余於去冬月檄濬湖用形家
言可聚王氣周遭水涯高卑參差業復舊而湖畔宮牆之飭
亦以時成事具載各記中獨橋若有待焉橋故石址而兩旁
欄楯未備往來人如織曉寒夜暝或至墮溺者有之於是南
昌何令選以其地屬邑治也乃商之新建余令夢鯉協力經
畫凡前工所缺者行人所欲斃者悉伐石新之自橋北左右
眈眈以及橋之南盡去湫隘之陋規制軒豁文礎璀璨湖水
若增而深覺宮以之華美其平而履者以數千步計縱而幹
者以數百柱計橫而版者稱是徘徊四顧猶龍之脫其泥塗
舒其羽翼奮其頭角者焉橋南有木坊令因請余改題曰躍
龍橋夫龍純陽者也陽之德為君子躍之則道長其為用九
而取數實多是年南昌邑庠之舉於鄉者十有五人為一省
諸邑之冠前此未有媲美者即南昌而新建漸可知已又是
年合郡諸庠共舉四十五人得九五之數當一省薦書之半
即豫章素冠諸郡前此亦未有若斯盛者且四十五人也其
為同氣三昆弟並舉者兩姓相望如劉氏饒氏聯珠輝映比
肩齊驅即求之海寓士籍未可多屈指況由五九而積之數
且駸駸以上猗歟此皆國運之盛也而肇於豫章又適成於

題橋之後謂非天時人事相為表裏者耶夫運隆者力厚氣
盛者德全諸龍德應運際時蒸蒸輩出則其風節忠猷旂常
彪炳回視諸祠賢哲將卓越後先以仰答國家造士至意而
玉題嘉名庶幾其副乎王子安之言曰地靈人傑地非人弗
靈天非人弗成三才一理惟參贊化育則歸之人睹斯橋也
興思遠矣不然徒枉輿梁王政之一事而冠帶圜橋門濟濟
盛美輒桴鼓之應如此哉余故為之記以勗夫盡民事者

高峰書院記

徐問

古今言吏治者曰俗吏文吏能吏循吏廉吏儒吏簿書期會
曰俗明律習令曰文事揆工叙曰能奉官順治曰循約躬戒
取曰廉儒則不治名不辟患惟義之為退則修辭以彰道如
斯而已然而更數百年人思之以崇其祀復欲持諸恒典何

哉夫俗吏可厭也文則對判猾疾善應時譁顯能取譽循廉
亦因資性之近而成名未必純出於身心以行諸禮義是以
若是其殊也予讀勉齋黃先生傳而知公之儒之篤於道矣
公以宋嘉定五年為淦尹疏蠲宿逋網米賦及平民者數萬
石有豪右橫挾前尹弗能制公劾之遠徙暇於邑東建書院
以授經生徒今高峰書院是也逾年調監門益涵心苦思於
新安先生之學新安先生妻以女及疾革授深衣併所著書
與訣曰吾道托在此矣攷其宦履終朝奉郎弗大行其志豈
援執古義繩趨禮進不狎習於文吏之所為抑時偽學謗興
而陳賈胡紘施康年輩相與黨韓傾趙併遏而窮之與嗚呼
久矣哉儒之難行可以觀世矣然論朱門高第埒於西山西
山卒道州編管而先生獨禍不及得非知時隱遁氣象深涵

者乎塗有祠兵燬建廢不常至嘉靖壬午提學古杭邵公銳過而歎曰勉齋得新安正脈有德茲土祀法奚啻名宦所謂高峰非其地耶予應曰善公乃命知縣田邦傑徙淫祠之材復創書院命教諭王輔定祭儀品而遷主於中繼尹俞稷及輔皆曰非文不可永也請記刻於石

化成巖續記

曹光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岡平臺可寄登眺之勝者曰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衛公德裕謫官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大節固莫能殫述即其陳丹宸排訓注薦盧肇逮平澤潞服三鎮諸事皆可為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下因其地思其人豈徒資遊觀焉已哉歷宋及元宦遊於袁者相繼建亭構祠侈傳其盛後莫有嗣修之者

而歲久寢廢古蹟不可復覩戊午秋尚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郡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障如奇觀競出而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為後人繩武而忍其湮沒至此乎是守土者責也遂撤舊稅課局之廢材卜日命工建屋於其上中為燕堂凡三楹扁曰化成軒傍有廟宇以供香火閒館以備庖烹經始於己未年七月落成於八月由是舒嘯有止燕喜有居荒莽之區蔚乎改觀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天地則有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豈偶然哉使後之繼守是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所未備則茲巖之名稱雄於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知茲巖不為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

江西南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悲昔者耶予以臺末謫貳是郡其迹稍同於衛公自愧才德不逮遠甚而竊謂季公之恢復古蹟真有以克紹衛公之休者也為稱述其事勒石以記俾後之觀斯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號竹隅蘇之太倉人其他政蹟赫奕當自有記之者茲弗著

峽江儒學記

張芹

峽江居新淦上游吾郡之雄鎮也鎮之東西壤地百餘里山聳水激靈秀所鍾端人彥士先後相望自昔號為勝地正德己巳以來歲多荒饉遠近烏合之寇屢為民患久而未靖議者謂宜分地為新邑即峽江為理所增修武備以弭其患嘉靖丙戌部使者上其議於朝俞旨既下諸役並興峽之東隅一地一區平易爽塏故為驛舍乃撤之而以其地建儒學焉

掄材命匠僅數月而成功時嘉靖丁亥三月吉也後十年為嘉靖甲午桂林曾君曙來為邑令謂儒學肇建不可無紀謬以屬余余邑人也誼不得辭竊惟為政以人才為先學校人才所由出也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未有不以崇重學校教育人才為急務者我聖祖稽古定制學校之設遍於天下教養之法至精至備列聖相承益隆作興聖諭諄諄惟欲學者崇正學迪正道而深恐其或陷於邪僻良德美意無以加矣百六十餘年之間人才治化之盛匹休隆古豈偶然哉吾黨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而從事乎聖賢之學主敬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孜孜不急務造其極而後已則學成道立上可以希聖次可以希賢又其次亦不失為善士達則致君而澤民窮則垂訓而範俗斯其為有體有用之才而於國家教

育之恩為無負矣若徒工文詞以取科第謀利祿而立身行
已於聖賢不能無愧焉則雖名位之崇高足為世俗之所歆
豔非所望於同志也尚其勗諸

泰和修築破塘口長堤記

陳昌積

邑破塘口切城關之西瀦一方巖溜溪深而為歸壑首南山
趾麕山約十里許而皆腋於贛江也土著者俊彭守約語予
茲塘舊名白石湖往渠侍御太尹兩祖佃湖之半為私業廣
種菱藕於兩坻淑歲時泛船其間採菱觴詠為適一任貧窶
擷食里人因呼為菱藕塘前列方土綿亘幅衡盡民幹止井
牧之所夾塘左右庶姓族居商店駢櫛號為鬧市橫截以四
達街衢距江洲二百餘丈而遙贛水泯泯順下猶建瓴然正
德初元有股江曰牛吼洄注藉瀦年久泥沙交淤壅積不逝

加以上流之游湧對岸南涯突匯為一大沙洲袤二里許障
水北潰而射齧江岸岸土疎惡善敗隄防無施六十年之間
日頽月墊向之所謂族居駢肆幹止井牧之地盡在江中勢
將搖撼縣隅而蕩析兩都田土賦稅也民洶洶焉懷剝膚之
恐故今名曰破塘口云前後轄司良牧目擊其患而憂之顧
上憚奏請之頻仍而寢題覆下則慮工費之艱浩而莫措處
竟焉杳阻貽患滋鉅舊令今都諫見華王公嘗咨究利害臨
視營度至再會膺內召而輟明年曙台唐公至墮之驚歎曰
江岸頽極矣吾為司牧忍視其壞塲墊淪喪民土物之愛且
為魚乎吾當殫力以捍邑未幾以入覲行士民復言其害於
撫臺潘公巡臺趙公符下郡邑時郡倅曾公適署邑篆議請
追究稅契舊差銀兩與富戶賠納虛糧之鏹備充修築工費

外發倉儲為助已而先生還治力言三項逋負事屬年久一日嚴催恐生攜心况望此濟需所益幾何職忝當事安敢他諉嘗臨破塘口詳觀而熟計之矣決潰延演七里盡當河流之衝欲櫛築排塞非萬金以上不可欲間濶防補恐罅漏而百潰隨之欲派里甲則騷閭閻欲動錢糧則須題請此皆論事而非當事之定計也今惟奠民而不至屬民因土之故築之使反其宅斯可矣然未行而言徒屬孟浪必請而行終憂覆餗今職非敢曰能之願借便宜姑俟來春畢力報效先生於是首埽窰場禁屏埽埴然後寬除三項逋征以己自理贓罰暨巡道與大府張公符發重犯贖金擇召習築石工而給發之俾轉募遠近饑民伐石於山令各運至顏所計塊受直餼民懽信擔負扛載聚石成坵先生親冒風霧之毒驅涉登

頓商度水勢指示石工相極受衝潰之所管礫礮堅仞深築基修五磯頭純礪礮旁設稜蹠似雞距鋸牙橫殺水勢頂則用三合灰土壘搗屢削平直如原可坐多人磯下各起有泥淤小洲頗能障水南迎蓋不待竹捷薪屬而已像月之規旅石之固矣其當塘口一帶夾五磯上下水勢悍疾湓湓尤甚尋審財募工緣岸簽隄為防仍用石作乘水每堤一丈分作三層每層尺度高廣有差率豐下而殺上務崇基厚址也旅凡故岸舊徑隨其低昂繚而合之完堤三百餘丈巋然如墉自此以達鹿山決河用道府符來金矢之贖羨仍呼授罪徒僦熟手工備照式依岸掘地築堤級數高廣如之於是經費既裕庶工林聚心一力齊登登不作總為堤八百餘丈為石磯五座各高一丈五尺濶一丈二尺長一十二丈外為水

府祠碑亭共一所斷續頽接支聯涂合綿綿然成十里長虹合邑鞏金湯之勝坐享樂利於無窮矣繇始作以迄就工爲日六百五十籌較經費爲白金若干用人之力計三十餘萬工然費皆取於罰鍰民不知財所從出力皆集於雇募衆不見其片役及已謂之惠而不費非耶

修築桑落洲隄後記

余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命繼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亘凡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强才五閱月而告成中間經界督勸發廩捐資費約而功倍民樂而子來具載勞右使堪記中茲復有後記者善後之畫彌遠安養之念愈深非一書之所能盡也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在江郡視若洲土田黑壤沙磧雜壤中江水溢輒善潰矧新篁鮮實欲速惟難而可以爲成乎復命按察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即轡行隄上鎮日終食不爲輟審隄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君規畫方畧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江之所趨則佈樁捲埽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縣之民南昌九江蘄州三屯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越月而績奏甚矣憂深而慮遠也昔禹稷視民饑溺由已伊尹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豈好勞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是故先王建都立邑相其邱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使民日取而不倦安土樂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貧瘠之區均平齊一皆足以供郡邑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詩曰逝

彼百泉瞻彼溥原蓋謂此也是役也業已成矣又重繹之汲汲焉惟恐一隙之可投而貽其患真誠一念視民如傷所謂禹稷伊尹其心者非耶余於是有感焉為推廣其說作後記

正學書院記

羅洪先

督學憲使敬所王公因貢院改復取完壤成材輔以帑幣建書院其上於是巡撫吉陽何公巡按五臺徐公東泉鄭公咸助之成中為崇迪堂廣幾軒後為退食之軒燕休之館庖寢園漏巨細咸具左右為號會者凡幾所堂室門墀各限囂雜外為夾道繚以周垣總為屋著平可容生徒數百十人扁其門曰正學書院始於嘉靖戊午某月又幾月而垂成遣使委託於余未幾王公遷參政而憲使滄溪黃公代為督學增其不備復申往命余未嘗得造其門覽書與圖其愛士良勤而

規畫至弘遠矣夫名以正學者所以別其學為聖賢不雜於他道云爾嘗考正學之明獨在孔孟之時而其後莫盛於宋然夫子方且責原壤惡鄉愿而病異端楊墨之辨孟子自謂出於不得已二程朱陸之於佛往往若敵壘之吾侵是當時之人惑於他道亦甚矣夫當極明之時邪正紛紜乃自不免此何說哉凡吾之言學未有不篤於躬行者於躬行之中而議論稍偏意念稍蔽其始止於毫釐而流弊乃或千里之謬初非與聖賢之道背馳而不類則原壤楊墨之類是矣以其偏蔽之流固不得不為之防而躬行所至各有自得又足以易視聽而傳久遠向非見正於聖賢固莫知察其微而絕其患此他道之辨所以必出於斯道極明之時亦其勢使然也濂洛之後至今日講學之風遍天下其亦可謂盛矣其皆篤

於躬行矣乎亦有失之偏蔽者乎抑亦尚不免於空談而偏蔽之患猶不解乎夫正學不明聖賢汲汲於奔走者不啻拯飢溺之切也然當極明之時而他道即以參雜其間然則議論之從違意念之輕重其在今日烏可無慎也哉吾方懼求正學者未有躬行之驗則亦無以取信而不受變於外也其或竊六經之文以工課試不復知有其他是俗學也彼於人已無算尚何以掇人之偏與蔽哉求正學者自得之

峽江練公祠記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嘉靖癸丑登玉筍九仙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言且曰山此南上二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

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躩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徙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壻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上疆犬牙相入不怨屈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皇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詆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

產於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此乎祭於廟
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於峽也余獨念淦
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
譬之宗廟執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
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於所
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
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
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
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
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
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諾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
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

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
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
賢於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起宜
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
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
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
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
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
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爲重其亦末矣錢之祠
曰自靖故事憚登涉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
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
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故刹地廣之

下為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仍
 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
 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
 三洲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告
 後之慨慕於公者

石鐘山記

鄴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為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
 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為辨以補遺
 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
 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
 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
 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

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筓茁缺者藕拆環
 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
 固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奔則鬱
 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為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
 應且遠今夫甕盎罌缶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缶
 之聲此中外大小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
 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
 入江處眾流逆駛湍迴狀射日刺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
 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
 黯理疏頑悍而輪困畧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
 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崇仁新建兩城記

自撫西行九十里爲崇仁山谷秀遠中豁衍夷四出履郡境
非僻徼要衝四方奇詭鮮至數百年城郭不備莫有急者治
臨巴水連市錯居南北相匝不辨郊野地號三耆北耆列宮
寺廟學南有東西兩耆民輻輳淳朴無他苦嘉靖辛酉夏疆
場不戒閩廣寇猝入建撫犯崇者三焚掠靡餘其秋都御史
胡公松奉命督軍入境赴急脫撫於寇殘傷用甦拊戢至崇
惻然嗟曰匪城曷邑匪人曷城是則在我既得上請會冬李
李知縣呈英受代公帑湔發工吏勸能伐石於山質堅且方
碩石覆甃高卑色異遂建南北兩城北城廣爲丈八百一十
有奇高踰丈九減尺之五以爲厚署門五南近民北拱極東
東作西西成當梁水而南者曰通津南城高厚視北其廣增
丈之十門五如北署名如其方南北樓櫓壯飾冠門在通津
爲登雲閣閣右級石梯連邇學宮象士之升士以奮起民駭
且嬉重墉疊雉駢峙夾輔暎帶溪嶺屹成鉅坊載始夏五冬
初訖工用力以工計幾萬幾千用財以金計幾千幾百章程
簡裕期以不愆君子謂公大造於撫尤厚遺於崇也於是李
令思公之功俾久勿壞遣諸生方湖余時越疆請記按三者
爲號莫知何始解者曰耆致也老也不煩力役致老壽也或
曰耆長也雄鄰邑也惟聖人役民先其事必備以待變之未
萌故常豫而不至於急惟豫也恒忽視而弗之切惟急也故
懷懼而多所懲懲而爲之就所欲違所惡其誰忍後崇之兩
城是矣嗚呼今之役民其勞費視兩城不知凡幾猶且終歲
勤動盼盼然不得休息彼知民之所急何哉吾悲善懲者之
難其人數百年未始一遇猶幸崇得遇公將後此數百年無

復力役之煩也兩生之來也聞歌於北城者曰惟北有闔惟南有鄰我飲我食壽考我親保有聚積敢侮我民南城之歌曰門則有闔郭則有鄰載西載東孰戴孰親不有我公孰惠我民嗚呼乃今可永三者三者之號驗矣是役也鄰邑同而崇以兩城望比重鎮獨稱雄長皆公主之公之勲畧方弘茲特餘績耳用書以告後之役民者

宜黃新城記

譚 綸

宜黃縣在撫治西南百里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故名曰宜黃縣治舊為黃埠鎮宋以前分隸不一開寶間升鎮為縣而易今名其地僻其土腴瘠半其俗男耕女織士服詩書敦行誼人不知商賈未作故無偷盜鬪狠侈靡之習稱易治焉顧稍邇汀虔接壤崇樂往往切於鄰之震正德間

遂有斬關盜庫之事歲辛酉閩粵弗靖有寇五百人道南豐入止馬巡司掠縣南而西入崇復還縣南道棠陰神岡捆載以去若履無人之境迨秋徂冬寇凡五六至衆至數萬六邑之郊焚掠且盡時惟臨川附郭東鄉故有城金谿城南畢工獲免崇樂宜三縣無城備極慘烈於是天子更置撫臣而以大中丞滁上柏泉胡公松來督軍事受命兼程直走臨汝申令勅法陳師賈勇馳之賊乃宵遁公因進予幕府問善後計予首以建城固本厲兵逆戰為對公嘉納之即檄下有司城崇仁城樂安城玉山貴溪弋陽諸無城者並為之城而宜黃實首事焉以盜嘗從出入也以前守陳君元琰嗣守劉君价總其成縣令楊君淮專其事知事潘君重董其役相度則以命予倡衆宣力則巨室鴻臚署丞劉君森通判黃君肇知州

劉君應明先勞居多於是萬杵雷動庶民子來起於鳳山之右腋循北山而西至於僊人石遵南豐石南轉於嶽嶺東臨於河抵鳳山左腋終焉長一千三百有奇廣丈又二高視廣倍之爲雉二千七百爲大門四爲小水門二爲費僅二萬金計工未一載而成屹然天險保障一方蓋公旣以佚道使民而工力之費又請之於朝以官帑從事故收功之速如此公復命余額其門南曰陟華華山在其南也北曰附鳳鳳山在其北也東曰通津二水交流可通舟楫也西曰固始其地自西來跨山越嶺而城民居希濶使後之君子顧名思義而加之意也城旣就寃且復至使人覘知有城而止於是民有寧宇伐石請記楊君乃緘幣致辭屬記於余遂巡未敢允俞侯嗣至責記益切予曰諸君必予之記非謂予嘗陪斯議耶予從公遊久知公最深敢請言公之學公之學以萬物爲一體而以至誠爲宗故其從政所至爲人興利除患建長久之業若公所謂誠與才合非耶不然何自有縣治以來上下數百年間率事至而倉皇莫辦事過輒已此非常之事所以必有待非常之人詎偶然哉後之君子苟因公之功而求公之學則斯城也雖與天地並久可也

田公堤記

吳國倫

頃余重遊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循紫陽隄入舟所遇行者於途漁者於河頌其郡守田公之賢千萬人一口也踰歲南康諸生嘗及余門者數十輩束書以黃生裳來爲田公堤乞記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宮處得善地而賢才相繼登用士咸德之其爲堤則又爲郡

學深遠計蓋學臨南城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禹貢所載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揚瀾左蠡懸流而下稱江湖絕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晦庵朱子爲郡守大治堤以障之至今號紫陽堤不朽邇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田公田公相其地而有隱憂因聚諸僚佐士民坐策之失所不提狂瀾將齧我城址城址一受齧則附城而廬者其治乎據城而宮者其塗乎夫有司避忌事名坐貽一方大患非智也顧瘠土灾年驟興大役重爲士民困亦不得爲仁西顧紫陽堤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吾其圖之矣按朱子治堤時告王轉運得錢百萬米五百斛告趙提刑亦得錢百萬而徐轉運又以千緡佐之此一時也當誰告而可吾聞

神依人而行將卜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也於是齋戒元帝宮請得移其香資之羨數百金奏記兩臺諸監司僉議以行於是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爲長堤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公又時時撤軒蓋減騶從巡行而勸勞之登登馮馮趨事者日益忘倦未數月堤成堅若壘壁險若天塹外捍風濤內蔽城郭居者安堵舟者鱗集無復昏墊漂溺之患而學宮巋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而增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壯哉夫非晦庵先生復出能乎哉遂名之曰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公名瑄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

聶文定公祠記

朱大器

衛國文定公聶先生祠十一世孫北溪君宣偕厥嗣鎡鳩族
鼎建以祠公者也公宋人諱子述登紹熙余復榜進士累仕
至吏部侍郎出帥西蜀敷歷底績封國於衛致政歸里值邑
盜變朝議將屠盱城公聞遂單騎至麾下力陳民寃乃獲免
郡志載公能活盱城幾千萬人者可考也卒謚文定敕葬於
邑之龍塘里建無極庵以祀焉嘉靖乙未天台石梁王公來
守是郡修飭祀典奉公於鄉賢祠出公帑以葺墓道歲久庵
圯不便瞻省茲北溪君新祠之所由建也祠經始於壬戌至
癸亥落成堂三楹內爲寢室奉木主左右廂貯祭器堂之下
有廳事爲宴享之所外爲廊廊之右爲門顏曰文定公祠厥
址崇曠可登可眺遠邇環視屹然一偉區也北溪君嘗請記
於予予久未有以應茲釋服北上再申前請予鄉人也嘗德
公者也夫何敢辭載稽之傳曰仁必有後觀諸聶氏不其然
耶昔公之在宋也其仕也有勛庸於國則國封之矣其歸也
有功德於鄉則鄉祀之矣優仁渥澤迪將其後五世至元升
公以進士隱居不仕清修雅操一時著稱學士邵庵虞公曼
碩揭公相與倡和遺翰猶存至今人仰慕之迨我國初七世
祖思敬公以學行薦舉爲本縣學諭尋登進士遷柱史凡數
世至侍御公任之政事翰林公循之文章節推公興之明允
後先相望感炳炳可述今北溪君廉直仁厚嚴於庭訓爰啓
賢嗣積學好修待魁禮闈方將接武青雲以光大文定公之
業其諸子姓振振興起瓜瓞綿延若泉湧出而燎方揚也猗
歟盛哉夫積之厚者發必盛然必言之文者而後傳斯遠也
予不文何足以傳遠哉特書以備國史之遺且益以徵聶氏

之有後云
忠義亭記

族之社溪蘄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書抵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子所諳也頃年二公幸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螺山咸列配信國丞相左右亦子所躋也然二處皆獲名賢紀載傳遠獨站口故有忠義亭久圯嘉靖丙寅奉督學徐公檄徙金臺渡口峙構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力經始出台州通守姪濟世而措畫則常州姪獨殷蓋二郡則因丞相逮二公今子孫則因二公崇丞相咸以忠義故歷今二十年矣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按省郡邑志與諸載籍及吾家譜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畧擅

騎射方丞相輯兵勤王公散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明日觀公緋衣謁軍門喜甚曰殆天以賚我耶更名曰夢炎辟為都巡又嘗贊公推蓬一見圖有忠肝義膂之稱及丞相敗公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難至逕口馬蹶而卒靜山公諱文靜公弟也丞相嘗過龍泉訪妹壻彭震龍宿公家靜山得並謁署為提督可山公後提兵過贛以詩二首寄勉靜山期奮義作奇男子已而元滅宋天下罄為元矣靜山公猶亢不服元兵將屠泰和邑何侯曰今不靖者惟胡文靜一家爾邑何與焉乃集鄉兵入治峽執文靜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靜仍亢不屈曰吾寧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悲公昆弟死事呼胡氏為勤王家云第在元時猶多諱言明興邑侯余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為建昆弟忠義亭於其地後

余公承在口口即今所建是也靜山公事獨記於楊文貞
王文瑞二老而邑志以向諱言逸之比者邑唐侯復修邑志
其數為語靜山公事侯固奇之則以當事者庸墨竟格弟入
悲夫二公者當時乃心惟在宋舉數百口靡之不顧其祀不
祀誌不誌即亭不亭又曷足計哉古之忠義夥矣夫惟懷忠
與義也則各有所荷有荷則欲有存弗存則不能不與俱亡
故有荷一城死一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未有荷中華死中
華如二公者也丞相宋大臣力荷而不能存死固宜爾二公
故一匹夫而靜山公又當敷天為元之日乃挈錢鏐棘矜而
欲與亢此予雅謂古今特覲者也今猶幸俎豆布列各方子
孫麟麟然詩書纓組鄉評官箴咸不詭於先世相與葺亭于
既圯之後數百年間如揭日月轟震霆瑰瑋勃剌足以懟答
人心鼓舞世教安知異時不如夷齊附驥於孔子哉為二公
子孫者平時欲效忠義則莫貴於有荷有荷則死不死亦各
惟其時爾於是先生又飭其子南宮士某從孫太學生某等
來督記敬書以復

寶墨記

王世貞

大江以西山之最勝者曰匡廬匡廬之最勝者曰瀑布泉而
開先寺獨據山之要以當泉之大觀是故寺之最勝者曰開
先門之傍刹最勝而高者曰鳴鶴峰寺由鳴鶴而稍西遂得
瀑布諸雙劍香爐文殊峰之勝拱之又最勝而高曰太子讀
書臺故南唐中主璟貳相時寄迹地也有石砥平而立高丈
餘衡三之中刻宋黃文節公庭堅手書七佛偈其左為明新
建伯王文成公守仁破寧藩而歸勒以紀功者也文成公於

八法不能敵黃公而此出其上駟以當黃公之下駟遂稍稱
雁行觀者亦並偉之而文成公之勒在正德之庚辰末云嘉
靖我邦國明年辛巳世廟即大位改元嘉靖於是觀者益神
異其事而又四十載余弟敬美分巡南康居恒自命曰匡廬
長會今少保潘公時良以中丞節行部挾敬美偕至其所四
望而樂之顧曰是不可以亭乎哉其以庇厥刻而憩遊者趾
得從容寓目焉敬美曰唯歸發其橐得故事餞贈之潤筆鏹
以庀材甃而亭之亭不能觴客則於傍隙地樓之樓不能盡
得瀑布則又于傍出而西為閣翼之潤筆之鏹涸而不足稍
稍捐俸廩繼之又不足則南康盧守整邑令堯夫亦捐俸益
之蓋敬美移左臬而後報成事於是名其閣以張曲江語曰
紫氛名其樓以李供奉語曰雲錦謂亭之庇二公刻也名之
曰寶墨而皆手書以署又謂茲亭也潘公之所顧屬也歸以
告余俾為記始末

吉水縣重修儒學記

曾同亨

吉水儒學創自宋天聖四年在縣治左稍後百步而近其始
故東面慶元中主簿李恕已謀於邑人改而南向今學宮是
也國初因之當是時登進之數最甲宇內名流碩輔勳庸節
槩照耀史冊者相望而起可謂最盛嘉靖甲寅有司以科第
偶間頗采諸博士弟子議盡取前民舍撤之自是弘敞軒豁
巽峰前聳如奔龍躍馬為一時規畫蓋視舊改觀矣顧未幾
長吏遽遷代去其於易朽作新之事未之及也後二十年萬
曆乙亥楚黃涵齋江侯來為令始至祇謁文廟謂櫺星門卑
且陋無以示瞻仰更議新之會時詘不果又二年歲值大登

乃斥贖醵之美檄少尹漳浦許君貞鼎建如式而大成殿明
倫堂尊經閣左右兩廡啓聖名宦鄉賢孝子諸祠亭下至廡
庫庖溜齋廬公署凡棟宇榱桷覆瓦級輒腐黑撓折者以次
繕完既又用形家言改文盛橋東徑路使循橋而南復折左
由經濟坊入以合於孔道又爲增高宮牆西徧窪地凡若干
丈而學之制至是始大備復以諸生講業其中廩餼不時無
以明受餐之義更膳以學田若干畝而士之貧甚不能舉婚
葬者歲捐其贏優助有差於是文學西安黃君韶偕其僚鍾
祥毛君炳謂侯茲舉有功德於章逢甚盛宜有言以詔來者
予惟有司之於學拓其湫隘致其崇峻飭其漫漶所以嘉惠
此邦之士者其勤可謂至矣凡役夫若干工費若干侯名沛
然楚黃岡人隆慶辛未進士爲政篤於愛民而嚴於繩下赫
然負神明之譽人故樂爲之役凡有立作其費省而事易集
類如此

建永豐縣社倉記

社倉之法自隋始予嘗讀胡氏賑饑莫要乎近民之說知其
便第厓畧耳及讀李侯上當路條刺云社倉之設警不主畏
官倉之穀有限遇荒盡發則縣無餘藏氣象蕭索且恐後荒
繼之何以爲備又恐亂從荒起愈不可支故每稍發以蘇衆
口之枵饑而必多留以培一邑之元氣此官倉之體然也今
得社穀可濟官穀之所不足則邑有不匱之儲而人心自壯
其益一每發官穀或里長虛報姓名或殷實之民冒爲貧戶
入饑喉者未及半也今各都有倉本都給穀則殷實饑貧耳
目相習欺混縣官之弊必不能施之乎社長社副而所領皆

饑民矣其益二壯者枵腹負戴不勝若孀嫠在室老弱仆途
尤不能踰山越澗從鄉至城爭領儋石今以都民領本都之
穀何近何便其益三每發官穀有奸民以詭名領去者有頑
民而強戾不還者雖借猶蠲也今閭井土居之名平日知之
已審窮簷公共之穀孰肯容其逋欠其益四官穀止貸於荒
歲不貸於平時民間常例凡貸一石加息四五斗今止加一
則倉有生息之積民沾輕利之休可以隨時應貸其益五盜
賊竊劫多從近地知門徑也得食則饑荒可度夜警不生是
富家出穀既收濟人之美名復得衛己之大利其益六里有
孝子節婦貧不聊生與夫孤兒未婚親喪未葬里排從公呈
報各行周助則可以敦古俗倡義風其益七歲久息多可買
產收租社租之所入倉息愈饒所濟愈廣垂之不朽永無荒
患其益八此蓋發明胡氏未嘗之旨霍然令千載而下知是
舉爲救荒碩畫也侯非悉心民隱胡燭照而數計若此哉侯
名思敬海陵人也負才雄樹躒卓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
上柱國文定公其王父也文定公弼嘉隆兩朝凡七稔時朝
廷又安中外禔福青箱可想而見侯繩其學經綸康濟之猷
已渺瀰滋漫於胸中而以一勺治豐胡弗潤焉先是開府四
明王公檄州縣復社倉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侯習其益褒
然首事第舊困成榛莽之墟則難在鼎勑公帑鮮收糴之金
則難在露積欲督之民既懼其尾閭而易竭不督之民又懼
其無米而難炊侯陶心研慮謀所爲公私兩當者莫若主之
以義而輔之以法故議厝則以義募高資者助而首捐祿稍
一百八十金以爲幟議糶則以法起科糧不及石者蠲及石

者石穀五斗而暫一科後不為例餘復藉贖緩以廣其數文
陳兩臺監司郡守得請遂下令民暹然興曰傳舍者且欽欽
計我也況土著不自為計乎慮材鳩傭雷動蠶起不旬日都
鄙突兀皆園焉既而囊者橐者任者輦者肩摩而趾錯不旬
日集穀八千三十二石有奇廩庾皆滿元氣充然侯蓋求寧
觀成矣惟是科之說似創然社倉肇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
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唐倣其制韓仲良奏王公
以下墾田畝納二升永徽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
則先民業有憲特以久弛成湮耳自非有侯之學庸有侯之
識則信學識之關於治者大也訖今見者靡不頌經國訏謨
古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則侯之謂矣
昔朱晦庵先生以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嗣息米三千一百以

餼一鄉今侯時以八千餘計後自何量社解六十二所鱗比
雲聯尤為軼越前代惟異日者念侯經始之艱踵故而勿墜
師侯宏遠之意紬繹而愈申則益世在豐矣雖然天蓄流
行何國蔑有此舉即行之天下可也行之萬世可也夫合天
下萬世而舉行則侯德且旁魄無隄區區一豐云乎哉是役
也徐刺史學伊鄭鴻臚鍾奇樂助皆先其曹鳴蓋好義者也
役竣民因與謀峴山一片志侯績兩君遂愆慙而玉之誠屬
予志予敬諾蓋匪直志侯且以告天下萬世之有救荒責者
若夫權倉之分合酌粟之哀益慎筦籥更游徼階良策詳在
侯記中不具載與同音錄書不真其端而梁文之蓄臬盪后
夫樂諸侯丈量記
東鄉舊非縣治列屬饒豫金汝間至武廟時始以寇亂叛區

域戶稅悉割自列郡民方苦兵燹一旦拆而入新邑囂然若失樂生之願其於都岳里畝之界限錢糧賦稅之虛實俱不暇計東之新令與司岳籍者不虞其敝而槩受之藩臬監司二千石又安得一為之清理遂使無寸土者輸虛稅連阡陌遍郊遂者輒漏賦網東民蓋重憔悴矣先是宰是土者每見其糧數幾何虛耗逃絕幾何輸徵逋負幾何莫不有隱心焉思一為之均平也然或畏其難鉅非吾力量所能與間有一二才智足以辨此者又自謂遷轉有日不暇為斯民長久計誰復痛身而切軫者區區東邑奈之何不窮且敝哉及歲庚辰春余同年白川諸公自諫院出令茲土方未下車民望之若神明不可測識謂於東土不一歲當遷去其於時艱民瘼未必能加軫念焉及綜理庶務則民舉欣欣然有更生之

慶矣東之奸竇公獨燭照之東之樞樞桑戶流離瑣尾者公獨若瘝在身而矜恤之時民有余姓者宿逋獨多條一日盡償所負公廉其故則嚮妻之貲也詢其所逋則皆賠虛之稅也愀然有感為之捐俸輸稅贖其妻以還余民既更甦公復為之籌曰百里之區萬民之衆其有糧無田者豈止一余民哉我能贖余民之妻而類余民者安能人人贖之哉於是銳然舉丈量之法或曰是役也昔有行之計三數歲始竣事而告擾者迄今未息恐非易舉公曰不然天下有治人斯有治法耳彼久無成績而重擾吾民者法不良也吾試行之當不兩月可就緒或又曰公以省垣出宰不日將殊擢去恐不能卒業公曰不然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即今日行此明日報遷亦必告成而後發公志既決羣議不能入遂具申當道當

道嗟呀嘉允乃條其便宜刻為成書以頒布於民先令業主各遵品式紀其廣狹造為苗冊名曰親供敢有自隱蔽者坐以罪繼命都總區長諸人合各都區之田復計其果無隱匿否造為苗冊名曰公丈敢有互相容隱者坐以罪然後親詣各區照苗而審覈之繩不合者以連坐法通造實冊以為總會敢有阿勢徇賄不以實聞者坐以罪條約詳明紀律具備百役衆執事分猷矢念以期不負公公與二三佐領亟董其成曾不一兩月間而東之寸土無有遺於丈計之外者由是度田詢民均為一額準為徭役彼多疆畝者無復漏賦網而不任尺土者寧復有逋虛變鬻之患耶夫井授法湮均田制廢虛糧之禍豈獨東土苦之哉江右諸郡邑在在有之可慨也臺院重嘉公法頒諭各郡邑各郡邑長俱做行之江右之

民莫不稱便昔日賄虛之苦如脫鞵釋負然是公之澤不惟東鄉一邑而且兼被全省矣江右之民何均幸歟是舉也公神運四境績奏朝廷而協心宣力則邑佐鄭君時胡君瑄邑幕莊君會咸贊厥成者也因併書之萬曆十年壬午仲春月日記

巡撫江西都察院題名記事
國家所稱持綱肅紀提衡大小文武吏惠養元元遏亂畧以保固疆圉則撫臣重夫江以西控吳楚聞越之衝彈壓諸郡國磐石宗城而襄治安以視他藩省則又重按令甲以工部侍郎巡視自文皇帝十九年始宣成而後或鎮或撫率隆其任與巡按御史相錯制世宗六年始定設又四十年而始兼軍務一切錢穀兵甲訟獄舉刺興除聽便宜具聞而權益重

今上御世三十一年遡成宣歷二百餘載其以御史中丞及部臣鎮守者若而人以部臣卿寺巡視者若而人以都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兼理軍務者若而人其邑里仕宦久近官爵贈謚所至詳莆田林公碑及姑熟徐公鐫記中凡六十六人稱重臣等也夫魯道齊法蕭規曹隨余濫爲之後能不畫一奉之竊謂在昔功忠彪炳寓內者無如文成王公忠烈孫公夫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人臣事君之上物也然豈兩公所欲哉功以迫而後起名以相持而後成周公破斧東征豈其得已彼牖戶綢繆固公所爲周室奠八百年基業免國家於于侮者也自兩公外余不能悉舉舉所覩記者若韓襄毅以奏奪護衛稱林司寇以議減廩祿稱韓莊僖以止遣中官罷徵陶器稱張襄惠胡莊肅陳恭介以殲緝萑蒲救災蠲賑稱

雖人人殊均無失其所爲牖戶綢繆計提絜兩公先後相輝映寧少遜哉何也撫之爲言拊也時平政理海內無事爲之昭德畜威輯和鎮靜以消邪萌不幸有大危疑大患害衆人相顧矍矍無可奈何爲之辛酸百慮呼吸萬變而平定其傾兩者並重要以因時附衆歸之拊循譬之撫摩羣兒痒疴疾痛總適於安故諸公文武剛柔不同用其先事而戒臨事而任惠養元元而固疆圉用圖治安所爲國家重一也主上神聖坐理江右諸郡國吏奉職士奉訓庶民徵輸轉餉惟恐後無悍宗強寇狡焉不逞之徒伏釁眉睫不可謂之有事然而中貴人礦金樵木開採權稅之使十道四出焚林竭澤而意不贍吏民歎息愁苦之氣所在而有詎得泄泄然謂天下無事余材能遜中庸竭區區血心拮据從事斤斤酌損之而無

救於時事之十一有如值逆藩羣盜之會爲文成忠烈力當其衝轉捩抗而磐石必退三十里避舍不然仰而視莊僖莊肅恭介諸公或不敢望項背而進則安所爲重稱天子撫臣後六十人起也語不云乎名者實之賓君子疾沒世而不稱焉況爲天子當一面其所措置前事之師覆車之戒不啻懸鑑而列眉可畏哉彼卑官小吏一方一職智効力殫猶足免於素餐汗顏之譏吾見重之難爲而名下之未易副也余輒不自揆再爲勒石以記而綴名其末以志慕也若夫名副其實紹諸公芳矩則俟後之君子

袁州袁先生祠記

申時行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榻以待至今以爲美談予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遇其人而不可得進

而求之於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因名郡爲袁州山亦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予以初至力不能特創小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圮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憂去不果遲之十年予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舊誼觴予於宜春臺遙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無之矣予憮然道故高刺史請以身任之不一年祠成徵予言爲記且曰是公故志也予因歎古之正侯將相或有功地方及生長茲土旣沒而人思之爲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足而即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豔名之止矣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之袁則以子陵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第以懸榻名其里而豫章之郡

不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既以名郡而更以名山尤足重也及欲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即徐孺子陳義至高亦懂懂爰雞絮酒遠酌故人一事為可稱由此以談士君子砥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勲猷哉然而孺子不遇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誰知南州之有高士故闇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歲祀不絕而袁陽尚未舉行非先生之不能為孺子固予之不能為仲舉耳顧前此自歎至今莫之舉矣而余始欲舉之即余欲舉矣又不克終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而陳司馬經營尤力即其故山佃金得百餘不煩官帑宜春周令又以俸佐之始落成焉為堂五楹奉先生於後而前堂亦五楹為講堂左右廡各十諸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如屏秀江若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寧不足一當先生乎刺史高名為表番禹縣人司馬陳名啓孫餘姚縣人宜春令名應偁吳江縣人皆得並書

袁州府題名記其於公處如想言乃在數語其豈因不周官施法於官府必建其正設其貳其職業相參而輕重相得為法甚善郡之有守有佐亦如之夫守大吏也天子側席而求剖符而命擇能而使大者據十數城小者不下數萬戶一境之內蓋類林立守得而存亡休戚之掾吏鱗比守得而臧否廢置之闔郡之喜懼繫其解頰感額之間而大小屬邑之吏無問賢不賢在其臂運指使之際其位亦高而勢亦重矣位高而無輔則孤勢重而不分則專故復有材賢者受命

於天子而爲之佐而守之於佐或心誠相知道誠相和有謀
議則就諮有煩劇則聽理然後佐之於守亦將志得意附畢
智盡力以摠發其材之所能爲而輔其守之所不逮於是郡
中之治益起而守之譽益尊此交修協贊之道也今之爲守
者挾尊官據重勢以爲一郡之政事惟吾操縱弛張可以恣
睢而無忌視其佐蔑如也而爲佐者亦外受掩抑而內自濶
䟽其禮節不能相下心志不能相孚則必相視漠然如秦越
是直守陵其佐佐易其守以蠹政敗官已耳嗚呼此豈國家
張官置吏之意哉袁州江右一大郡也當湖湘之孔道雜吳
楚之敝風其民固號難治會天子明聖銓司慎守法郡之守
佐皆精擇而器使之一時良吏於斯爲盛由是郡守李君寅
實同知楊君自治通判胡君夢桂推官郭君諫臣先後戾止

於素旣協力同心展采錯事復慨然曰素自明興以來吏於
斯者踵接矣而名氏不傳藝文不列豈非郡志之闕哉乃相
與立石題名而郭君致李君之命屬子爲記子以爲郡縣之
吏誠循良慈厚長者有大造於民其在位則歌之去則思之
沒則祠之名垂無窮逾於金石其他暴戾殃民貪墨敗官者
此其身不獲譴則幸矣奚名之足傳耶然在諸君有深意焉
今天子簡任俊良綜核名實儻工者膺不次之賞庸違者蒙
不測之誅有司羣吏奔走率職而諸君日惕惕焉奉法尤謹
若曰某賢守其良佐吾輩之師也不且失職某守而不賢某
佐而不良吾輩之監也不且獲辜俯仰左右克永觀省期在
對揚休命以業厥官其亦銘戶牖佩韋弦之意歟且諸君固
東西南北之產也幸生同時仕同家乃復政同舉志同趣不

忘前事之鑑以垂後世之則其慮後人也深矣其有利於袁也大矣繼是而吏茲土者尚論諸君之際能無惕然而深思趨然而慕倣者乎是碑其可以傳已茲刻也知府自朱守仁劉伯起而下若干人同知自孫養浩郭銘而下若干人通判自蔡廷琇林暄而下若干人推官自陳谷表陳全而下若干人名氏資歷具載其下若袁之山川風俗詳在郡志中茲不復論著云

創南昌縣正衙記

南昌古豫章輔邑也漢治東郭一舍故爽塏利居室韋武陽徙治今章江之湄地故卑濕永樂初分封寧獻王居藩司乃居藩司於府基而居府於南邑之故基又居南昌治稅課司之基與新建南北畫土而分隸焉然衙宇西濱章江巨浸湯

湯東壓寧藩崇岡言言既又爲藩所蝕居其私人危垣重閣迄於今猶未恢復也以其故地極污下二百年來懸綬者鄙僅構容膝圖旦夕安豈復有攸躋攸寧之度哉吏故傳舍衙宇衙宇亦復傳舍吏以其故室極湫隘居者數不利萬曆丙戌姑蘇何侯以循良異等調而至於時天久陰雨江漲暴齧而汙下湫隘者曾不可蓬壘而托膝焉乃白大府范公中丞陳公直指孫公獲百金不足乃市公府閒居以益之又不足乃捐俸四十金併益之不三月成之矣正室五楹崇視公堂博稱之東爲思過軒三楹西爲報本軒一楹川堂三架外建禮賢館三楹景哲堂三楹以祀漢以來賢令者雖新舊雜治之其實皆新創也始事於丙戌十二月落成於丁亥二月而規模弘遠矣明年水明年戊子又大水侯陸行乘輿泥潦縱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橫水行乘舟濤浪澎湃療疾賑饑載粟里圩與我父老甦旦
夕之命者踰三載什九在外什一在內而高明爽塏者又不
得久藉而托處焉頃之高畝乃登於是陸之民號侯曰我陸
人樂也澍澍而父母何苦水之民號侯曰我水人生也競競
而父母何病蓋至是侯有寧宇矣乃求余文而紀其事余嘗
讀書至治蒲者入其境田野闢入其邑道路平入其郭公宇
修明觀政者猶以為有三善焉而況仍之以巨浸連之以游
荒縣官所為重足而徬徨室家所為反袂而徜徉者也侯固
上之將天子休命次之興舉稱大吏意指下之彌縫百姓之
大難而匡救其災而又令退食委蛇婦子寧止蓋其氣浩故
能先民而後身其才裕故能時絀而舉羸其神定故能形勞
而心逸異日者持其中軸將外安有如此邑內寧有如此室
矣余著之於珉後來者得覽鏡焉

南昌縣田賦考記

萬曆庚辰春皇帝念天下土田不均苦父老浮稅久矣天下
核田令與有司徵發期會若曰如今者尊顯之不則有讓於
時南昌當首江省事事大中丞西蜀曹公檄烏程凌侯盡籍
畝而履之未就緒去踰二年大中丞東海馬公直指姑蘇韓
公復檄吉安理潤州茅君來豫章鑰局而從事焉悉取凌籍
而稽之田之有畔其若裘之有領明年商邱楊侯以治繁從
峽江調南昌令又悉取茅籍而稽之以總例經其綱以散例
紀其日以變例一其制以派例軌其法若式魚鱗式親供式
圖冊式推收式歸戶式實徵式十年戶票蓋十六策舉而南
昌之田賦無遺算矣令既具乃檄丞富陽周君燮又鑰局而

次第其制令商邱侯固持其中軸握盈縮之數理裒益之術及臻厥成視舊成賦晏如也而豁浮賦九千有奇損實賦九千有奇視故壤一畝汰米一升有奇明年派兌軍視故賦一石汰米七升有奇夫南昌壤非豐於履畝之初也賦非嗇於咸則之舊也乃豁浮若彼損實若此則利盡於墾田弊窮於匿稅也亡何侯且內命名又外憂行矣慮後來惡害已者去其籍則括爲南昌田賦考勒貞氓於臯門余讀而嘆古傳循吏者蓋其難哉彼爲命固空言耳猶然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四賢而後亡敗事南昌田賦烏程今裨謀也潤州今世叔也商邱今子羽子產也而又東海公姑蘇公宰制於其上富陽丞拮据於其下然後六載而成百世之利千慮而貽萬姓之安難孰與爲命者多語曰不有創者孰與糾之不有守者孰與久之余因表識後來循吏仁人得考鏡焉

大節祠記

余往偕鄭司寇談靖難死事諸臣爲之涕泗沾巾彼其時諸臣氣貫白虹名與天壤俱敝可也顧駢首去其籍百餘載隱泯姓氏故不見嘉靖中句容堯宮棟撓木竅藏靖難死事者得齊公泰而下百十有八人鄭公與余居建業八載多所討論顧撫拾於去籍之餘表見又不著不藏撓棟中者又不與益可悲也萬曆天子新即位制曰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其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其在江西者檄所司專祀於其鄉一時臣工嚴於將命皇皇焉爲設木主假同仁祠雜列靖寧藩功臣中萬曆四年夏清戎御史姑蘇侯公堯封大懼表揚弗稱節義不暢上之不能報上意下之非所以

慰忠魂勵臣節乃捐所贖金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下其議於
南昌大府周公良臣少府顧公其志南昌理常公居敬卜豫
章城地之幽靜莊嚴者而專祀焉復請於大中丞楊公成潘
公季馴皆報曰善再請於御史張公簡又報曰善遂擇地於
高士坊北掖南昌新建之黌宮而東倚豫章先賢之名祠經
始於四年之九月落成於五年之七月據震而臨兌基南北
若干丈東西若干丈寢三楹堂三楹左右廡各四楹堂列羣
忠木主祀逮而論死者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澄御史大夫
新淦練公子寧大理寺少卿鄱陽胡公閏大理寺丞萬安彭
公與明凡四人坐黨死者大理寺丞南昌劉公端刑給事中
署大理南昌王公高凡二人自盡死者衡府紀善泰和周公
是修沛縣知縣廬陵顏公伯瑋子顏公有爲大理寺丞永豐

鄒公瑾翰林修撰吉水王公良監察御史永豐魏公冕監察
御史廬陵曾公鳳韶濟陽教諭吉水王公省凡八人守城死
者賓州知州南康蔡公運凡一人合之得十有五人事在革
除志中論世於當世可以無夷齊不可無尚父論世於萬世
可以無尚父不可無夷齊上之表忠與下之所以建祠意固
有在於斯乎

匡山書院記

匡山之有書院也肇始南唐長興間是時天下未有興學之
議士大夫亦無講於學者洞晦羅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聖
人之學爲已任朋來自遠書院築焉聖殿經閣埒今學宮明
宗嘉而賜額於鏢哉五季希有事也歷宋而元四百年無恙
忽燹於兵我明永樂間裔孫養吾起而載新其子爾輔請記

鄒學博又二百年為今萬曆丙午圮益甚裔孫曰講者顧瞻太息首傾索與族之好義士諏力相佐鳩工庀材為聖殿為經廚為正學堂為兩廡書室又撤舊取新為東西耳齋為門廊翼如跂如視昔有加會子藉手明學會中傳刻名賢錄稽先生行實於講講因以記見屬予惟君所彈力非為名也將衍先生之學傳世世不絕也先生生而篤修潛養淡於聲利惠政在郡清節在朝闢地匡山延收四方啓愚發覆吐詞為經宋儒黃勉齋饒思魯去先生且三百年猶想慕遺風而來反覆精粗道器之辨若就先生質正於一堂學者得聞遂各有省孰貽之哉故學必明物必察倫必謹於進退出處之節千聖真脈孔子得之故言行必顧子臣弟友無歉事去就必審待臚接浙有微權既干七十二君不遇而後退與三千之

徒講德洙泗之上以垂教萬世其家法如此孟子推尊願學亦惟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先生誦法孔子者也始讀書匡山豈無意於當世乃長沙決幾端明長往此亦必有所謂晏嬰武叔之遭義不可苟留者先生其得已耶退築書院聚徒講肄出處大節固儼然孔氏家法矣程正叔惓惓天下國家而於去就却不放過一步陳石齋學宗自然靜養端倪而必以名節為藩籬未必非效法先生與黃饒同趨者先生之學豈盡無傳哉錢文肅王文端諸前哲咸有咏匡山書院詩爾輔之後為宣令請祀先生瞽宗兩臺而下並蒙表章茲三鄉俎豆名賢先生實正首位夫非學有真得精神長在何以得此於七百年間哉七百年後有孫如講能使南唐舊物歸然如初則先生又可謂有後矣即世儒志述所不及於匡山何

損仰止之思予不敢後於黃饒敬記

濬治東湖記

劉一焜

郡城之浸曰東西湖蓋自漢太守張躬宋太守蔡廓爲之經始至唐武陽郡公韋公丹者拜洪州觀察使其治爲元和循吏第一是時吾郡之民竹而居者茅而茭者潦甚則虞墊燬甚則虞火顛連轉徙而無固志公至教民范土爲陶因山庀材始變竹居茅茭之俗爲瓦屋萬八千餘間疏東西湖以注江開一門以蕩滌污壅爲堤徑五尺長十二里以謹暴漲於是吾郡康居良食而人文興自嶺以北彭蠡以南聲名文物居然一都會矣國朝胡若思氏作吾郡功德碑稱許韋兩公蓋旌陽神而施於政其粲然日可見者皆康功田功之實武陽政而幾於神其穆然深慮於人所不及知者皆陰愆陽伏之先微兩公吾郡其魚乎武陽之後東西湖之治代有作者而予耳目睹記則新安范公以歲之侵民有餘於力不足於食公給其所不足者以用其所有餘者用能修武陽之業以通九津湖益治民以不饑久之湖政復弛沿湖之民相與私尋尺以自附益編籬葺圃隱湖額以爲常即清丈之令下而史益擾民僞益出湖有魚課三分其課程一輸將作二隸郡以故當事急在課而緩在民每歲冬則竭流而漁澤若焦矣而沿湖之所棄餘率皆湖受之故源壅而委涸湖額日縮不可致詰霖雨暴漲至不能泄雨學宮先受其病竭流之日必有青災應方數十里瓦礫相望向所謂潦則虞墊燬則虞火復如武陽時矣歲丙午莆田盧公來守吾郡郡中城郭溝涂先正之所勞作勤施以遺吾民者靡不釐然舉矣至是復因

博士之請條湖政七事上之兩臺報可而公身率長吏巡行相度鳩役受直程能覈工而伐石繚以爲周堤寬隱額之過於前示畫一之政於後且也濬深以實岸增高以受淤物不棄於近力不疲於遠事半而功倍矣復慮竭澤貽民之災害爲之多方節縮郡蠲費七十餘金兩邑各改編二十餘金以抵將作之課申禁請佃以杜方來戊申公晉副觀察使而堤成堤長五百五十四丈有奇濬治稱是橋西立梅子真祠與蘇徐兩亭跂峙而三於是兩學宮之前其平如砥其環如璧淵然澹然蓄而不溢注而不闕已酉得雋者稱盛灾眚不作蓋其響應如此郡中嘉成事將刻石志遠而徵詞不佞夫不佞蓋受廛湖上者竊以爲武陽之精神與吾郡相終始即一湖之沿革由之則成不由之則圯其來久矣而當事者不求其所自始豈不惑哉夫官不知湖之利而後以矢魚爲利民不知湖之利而後以隱額爲利之二者其蔽一也公爲吾郡深計長畫告以弭菑詔以譽髦務其遠者大者而使後之官民盡舍其近者小者先勞之慮施及奕世即武陽可作何以加諸易有之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故益之初曰大作五曰惠心惠德此益之實說之符也公業以大作勤吾民而民以惠心惠德相與謳歌頌禱刻石以寄其無疆之說後有徵功德者胡氏之碑又何讓焉不佞素不嫻於詞惟是習知湖政喜其功之成且永也故次第其本末而書之

楊忠愍祠記

劉曰寧

忠愍祠者祠故五官監候楊公也諱源江西豐城大路里人

公狀貌魁梧目直視少習天文諸書父瑄爲御史劾奏石亨曹吉祥論戍亨吉祥誅徙瑄視海道堤決海鹽民患之公曰瑄不死鐵嶺幸而死此予其以身爲璧馬耶遂赴海會有大木起水上乘之不死頃之堤成賜祠海鹽縣源初爲太僕主簿上書左遷應詔徙五官監候正德初諸宦者用事瑾最幸久之典兵柄元年七月公上言臣備員占候誼得以職事諫春秋謹灾異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心宿動搖心固明堂天子之象陛下不可不戒不報冬十月晦京師霧十日公復上言此陰冒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哀籲臣無叩心泣血之忠呼天無效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聽則再諫臣昧死以聞瑾怒矯詔杖公幾絕瑾自以多行無忌益務爲羅織於是黨人議起而少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免歸

杖艾璞戴銳薄彥徽李夢陽崔濬王守仁姚祥張偉徙戍有差中外以目閣學士李東陽拱手而已公發憤上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熒惑守太微東西往來太微帝座也應在君側幸陛下早圖之瑾匿不奏矯制杖公數之曰監候乃亦欲爲忠臣耶械之肅州及河陽創甚死妻皮氏斬蘆菽葬公古城瑾誅御史唐龍上言故五官監候楊源父子以諫顯源三諫死道路蘆菽掩骨昔劉安世七徙惡州猶獲生還王如源者尤可悲涕其請錄源後楊氏微議寢嘉靖某年河決古城墓廢皇帝二十六年巡河北僉事某議葬公衣冠驛東門都御史御史上書請賜源諡祠春秋制曰忠愍其令有司奉祠祀余讀楊公事蓋重傷臣職云監候非閒散吏耶位卑罪言高計免者辭與事去乃又曰不在其位禍也夫夫獨不

曰致身者忠耶奚言官哉公從容懇切死其職仁矣乎仁矣乎死監候非毅皇帝意帝悟瑾伏誅公後諸臣白所謂官高者望遠秩薄者名微即身歿且然耶資格業以限人不收效又令自解免斯足悲矣上曉然市駿骨樹之風聲藉令肉食者鄙將何解於忠愍或問河決劉子曰正德諸臣之事難言矣長沙諡芳宇壽死劉忠宣成公尸人耶天耶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則塞乎天地之間

按此文自余讀楊公事以下文理不可通疑有脫誤以其為忠愍祠記應存此文無從得其原集校正姑據舊志採入

三
三